

分类号：  
学号：20222004001

密级：公开  
单位代码：10759

# 石河子大学

## 硕士学位论文



### 珀西瓦尔·洛威尔游记中的日本书写

学位申请人	王铭潞
指导教师	牟学苑教授
申请学位门类级别	文学硕士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语言文学
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所在学院	文学艺术学院

中国·新疆·石河子  
2025年5月

分类号：  
学号：20222004001

密级：公开  
单位代码：10759

# 石河子大学

## 硕士学位论文



### 珀西瓦尔·洛威尔游记中的日本书写

学位申请人	王铭潞
指导教师	牟学苑教授
申请学位门类级别	文学硕士
学科、专业名称	中国语言文学
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所在学院	文学艺术学院

中国·新疆·石河子  
2025年5月

**The Japanese Portrayal in Percival Lowell's Travel Writings**

A Dissertation Submitted to

**Shihezi University**

In Partial Fulfillment of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Degree of

**Master of Literature**

By

**Wang Ming-lu**

**(Comparative Studies of East Asia)**

Dissertation Supervisor: Prof. Mu Xue-yuan

May, 2025

# 石河子大学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及使用授权声明

## 学位论文独创性声明

本人所提交的学位论文是在我导师的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据我所知，除文中已经注明引用的内容外，本论文不包含其他个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对本文的研究做出重要贡献的个人和集体，均已在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谢意。

研究生签名： 王铭璐

时间： 2025 年 5 月 20 日

## 使用授权声明

本人完全了解石河子大学有关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规定，学校有权保留学位论文并向国家主管部门或指定机构送交论文的电子版和纸质版。有权将学位论文在学校图书馆保存并允许被查阅。有权自行或许可他人将学位论文编入有关数据库提供检索服务。有权将学位论文的标题和摘要汇编出版。保密的学位论文在解密后适用本规定。

研究生签名： 王铭璐

时间： 2025 年 5 月 20 日

导师签名： 牟学苑

时间： 2025 年 5 月 20 日

## 摘要

珀西瓦尔·洛威尔（Percival Lowell）出身美国波士顿的清教贵族之家，因预测了冥王星的存在而闻名于世。但常被人忽略的是，洛威尔同样也是一位对东方颇有见地的外交秘书和旅行者。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浪潮正席卷着西方，而此时的日本在经历了“黑船事件”后则决心仿西求变，于是“明治维新”应运而生。部分西方旅行家与学者得以远赴日本，他们写下各种游记，打开了西方世界对于神秘东方的认知视野。洛威尔正是在此期间数赴日本，在日本旅居数年后创作了三本游记。他的著作蕴含许多其对日本学术性的观察，涵盖民族性格、宗教文化、社会制度、语言艺术等方面，特别是其中的《远东之魂》一经发行便在西方引起了轰动，为日本吸引了世界的关注与目光。

但时至今日，洛威尔的游记作品并没有引起学界足够的重视。游记是文化交锋时思想博弈的阵地，围绕其展开的研究对于进一步探索双方的文化立场而言不可或缺。故本文立足于洛威尔生活的时代背景，以其三部游记作为研究的切入口，借助文本分析法解锁洛威尔日本书写的叙事模式与行文风格，从字里行间努力剖析他对日本的认知态度并总结其“日本观”。

本文含绪论在内共分为四个章节：绪论将以洛威尔基本背景作为引入点，梳理国内外学界对其日本游记的研究概况来探讨目前可供研究的视角与空间，并进一步指出本文的研究价值与方法结构。绪论为第一章剖析洛威尔的日本书写奠定了基础。第一章主要从风物、民族以及宗教文化三方面对其三本游记——《远东之魂》《能登》《神秘的日本》中的日本书写进行集中梳理，并结合十九世纪游记创作呈井喷发展的时代背景和洛威尔的私人兴趣、性格选择等因素，进一步体会他对日本“如画”异域风情的凝视态度与俯视视角，并初步得出洛威尔认为日本民族是幼稚文明的结论。第二章主要探讨洛威尔游记的叙事特点，分别从内聚焦式的叙事视角、空间性书写模式与印象化的浪漫创作风格三方面进行举例讨论，不难看出洛威尔将日本视为充满异域符号的东方“画册”并试图对其进行分类评级的认知倾向。基于前两章的基础与对游记内容的整体把握，本文尝试在第三章归纳总结洛威尔游记中表现的东方学式“日本观”，结合洛威尔的个人经历与外在环境因素，从发生学的视角对其日本观的形成发展进行溯源梳理，并尝试思考洛威尔的日本书写对跨文化交流创作的些许启示。

**关键词：**珀西瓦尔·洛威尔；游记；东方学；发生学；日本书写

## Abstract

Percival Lowell, born into a puritan noble family in Boston, USA, is renowned worldwide for predicting the existence of Pluto. However, what is often overlooked is that Lowell was also a diplomatic secretary and traveler with profound insights into the East. In the 1860s, as the Second Industrial Revolution was sweeping through the West, Japan, after the “Black Ships Incident”, was determined to emulate the West and thus the “Meiji Restoration” emerged. During this period, some western travelers and scholars were able to visit Japan, and they wrote various travelogues, opening up the western world’s cognitive vision of the mysterious East. During that period, Lowell made several trips to Japan, and wrote three travelogues after living there for several years. His works contain many academic observations of Japan, covering aspects such as national character, religious culture, social systems, and language arts. Particularly, his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 caused a sensation in the West upon its release, drawing global attention to Japan.

However, Lowell’s travelogues have not received sufficient attention from the academic community so far. Travelogues are the battlefield for ideological struggles during cultural exchanges, and researches centered around them are indispensable for further exploring the cultural stances of both sides. Therefore, this article is based on the historical context of Lowell’s life, taking his three travelogues as the entry point, and using text analysis method to unlock the narrative patterns and styles of his Japanese writings, which can help analyze his cognitive attitude towards Japan from the text and summarize his “view of Japan”.

This article,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is divided into four chapters. The introduction begins with Lowell’s basic background, reviewing the research situation of his Japanese travelogues at home and abroad, exploring the available research perspectives and spaces, and further pointing out the research value and method structure of this article. The introduction lays the foundation for the first chapter’s analysis of Lowell’s Japanese writings. The first chapter mainly focuses on the Japanese writings in his three travelogues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 “*Noto*” and “*The Occult Japan*” from the aspects of scenery, ethnicity, and religious culture, which also combines the background of the explosive development of travelogue creation in the 19th century and Lowell’s personal interests and choices to further understand his “painting-like” gaze and top-down perspective on Japan’s exotic charm, concluding that Lowell believed the Japanese nation was a “childish” civilization. The second chapter mainly explores the narrative characteristics of Lowell’s travelogues, discussing them from three aspects: the internal focalization narrative perspective, the spatial writing mode, and the impressionistic romantic writing style. It is not difficult to see that Lowell regarded Japan as an “album” of Eastern exotic symbols and attempted to categorize it. Based on the foundation of the first two chapters and the overall grasp of the travelogue content, the third chapter attempts to summarize the “view of Japan” of Lowell’s travelogues from an orientalist perspective. It combines Lowell’s personal experience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to trace and sort out the 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his view of Japan from a genetic perspective, attempting to ponder some inspirations for cross-cultural communication and creation from Lowell’s Japanese writings.

**Key words:** Percival Lowell; Travelogues; Orientalism; Genealogy; Japanese writing

# 目录

摘要 .....	I
Abstract .....	II
绪论 .....	1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	1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	2
(一) 国外研究 .....	2
(二) 国内研究 .....	5
三、研究拟关注的问题 .....	6
四、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	7
第一章 洛威尔的日本之行及相关描述 .....	9
一、风物：异域符号的编码 .....	9
二、民族：“他者”主体性的解构 .....	14
三、宗教、文化：灵性乌托邦的映射 .....	19
第二章 洛威尔游记的叙事特点 .....	24
一、内聚焦的叙事模式 .....	24
二、空间性的叙事思维 .....	27
三、印象化的叙事风格 .....	30
第三章 洛威尔的日本观 .....	33
一、洛威尔的“东方学”式日本观 .....	33
二、洛威尔日本观的发生学考察 .....	38
结语 .....	46
参考文献 .....	48
附录：洛威尔年谱（略） .....	54
致谢 .....	58
作者简介 .....	59
导师评阅表 .....	60

## 绪论

### 一、研究缘起与意义

珀西瓦尔·劳伦斯·洛威尔（Percival Lawrence Lowell），美国业余天文学家，游记作者和外交家。他 1876 年从哈佛大学毕业之后，于 1883 年作为外交官前往远东旅行考察。洛威尔在日本旅居期间创作了三本与日本宗教、民族及风景相关的游记著作。在作品中，洛威尔用一种学术性的视角与口吻探讨了日本的情况，涵盖了艺术、语言、社会、宗教、经济与民族性格等方面。

十九世纪西方掀起了一股探索东方的热潮，涌现了大量描写东方的游记作品，游记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东方的一个重要渠道与窗口。与此同时，经历过“黑船事件”的日本踏上了“明治维新”的改革求变之路，于 1854 年 3 月在神奈川（横滨）和美国签订《日美亲善条约》，对世界敞开了幕府时代紧闭的国门，西方的探险者们纷纷好奇地将目光投向了这个偏居东亚一隅的岛国。西方对日本的兴趣与想象催化了一系列关于日本的作品，例如格里菲斯（William Elliot Griffis）《天皇的帝国》<sup>①</sup>、吉卜林（Joseph Rudyard Kipling）《从大海到大海》<sup>②</sup>与伊莎贝拉·伯德（Isabella Bird Bishop）《日本奥地纪行》<sup>③</sup>等，不胜枚举。洛威尔的游记不同于其他走马观花式的作品，他并不满足于肤浅地替某些东方刻板印象搭台唱戏，而是试图创作一部民族志式的作品。洛威尔秉持着科学严谨的态度对日本做了总览式的观照书写，其心得观点集结于《远东之魂》<sup>④</sup>中，因主题新颖而深刻得以在诸多游记中脱颖而出，并在西方读者群体中引起轰动。洛威尔的游记深深影响了西方读者对于日本的认知，甚至吸引了小泉八云等人纷纷前往日本一探究竟，足以见其与众不同之处。因此，对洛威尔游记中的日本书写进行系统性研究是有重要意义的。

游记是旅行者对亲身旅行经历的记录，也是文化传播与权力话语的载体。跨文化的文化感知及对自我身份的认同均在旅行中展开。从这种意义上来说，游记不仅是旅行者对目的地的一种机械描绘，也是旅行者接受他者冲击、审视自我心灵的一种艺术创作。洛威尔这本游记在欧美地区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为国际社会了解远东地区提供了借鉴参考，东方逐渐被揭开了神秘的面纱。因此，对洛威尔的作品的梳理，有助于我们更好地

<sup>①</sup> GRIFFIS E W. *The Mikado's Empir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5.

<sup>②</sup> KIPLING J R. *From Sea to Sea: Letters of Travel Volume I*[M]. New York: Doubleday & McClure Company, 1899.

<sup>③</sup> [英]伊莎贝拉·伯德.日本奥地纪行:从东京到东北、北海道,十九世纪的日本原乡探索之旅[M].吴炜声,译.新北:远足文化,2019.

<sup>④</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理解洛威尔作为西方代表所形成的“日本观”及其成因，并从东方学的视角探究东西方文化身份失衡的问题。

无论是国内研究还是国外研究，洛威尔天文学家的身份往往更吸引研究者的目光，因此对他作为一个外交家、旅行者所创作的游记作品的研究显得较为稀缺。在仔细查阅国内外关于洛威尔的研究文献之后，需要指出的是，国内对洛威尔日本游记的研究较为匮乏；而国外研究者大多对洛威尔的《远东之魂》一书中的只言片语或观点进行引用转述，通常用来辅助论述日本的文化、民族与信仰等问题。与小泉八云这门“显学”相较，对于洛威尔的讨论相形见绌。基于这一点，本论文尝试系统地观照洛威尔的三部日本游记并着眼于其文本的文学价值，结合洛威尔的生平背景及社会环境，来分析洛威尔的日本观及其成因。

对洛威尔游记中日本书写的讨论具有诸多意义。洛威尔从西方视角观察得出的“日本民族没有个性”的结论，揭示了早期东方主义权力话语中符号化他者的倾向，其游记成为分析殖民时代文化权力关系的标本；此外，作为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转型期的亲历记录者，洛威尔对日本社会、宗教、艺术、民族与语言等方面的观察，在某种程度上可以作为文化变迁的参照坐标，反应了日本转型时期传统与现代性的复杂博弈；在全球化时代与文化冲突加剧的当下，洛威尔的日本游记为重新审视“西方凝视”与“东方回应”的互动交流提供了新的切入点。他的观点与书写虽然受时代与认知束缚，却能够让当代学者警惕跨文化交流中文化阐释的本质主义陷阱从而尝试超越“他者”叙事，在多元文明共处的全球化时代构建更加平等互鉴、更具动态性与主体性的跨文化研究范式。

## 二、国内外研究现状

国内外学界对于洛威尔日本游记的研究，总体来说相关的信息较为有限，仍有一定的研究空间。

### （一）国外研究

洛威尔算是较早前往日本并记录见闻的美国人之一，他的游记《远东之魂》<sup>①</sup>《能登：日本的一个未知的地方》<sup>②</sup>和《神秘的日本：众神之路》<sup>③</sup>详细地介绍了日本的诸多方面，为西方读者揭开远东神秘的面纱。例如《神秘的日本》探讨了日本人的宗教信仰和心灵观念，以及人类对自我意识的理解问题。在洛威尔的诸多游记中，《远东之魂》

<sup>①</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sup>②</sup> LOWELL P. *NOTO: An Unexplored Corner of Japa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1.

<sup>③</sup> LOWELL P. *Occult Japan, or the Way of the Gods: An Esoteric Study of Japanese Personality and Possessio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5.

从多个方面详细记述了日本的习俗生活、宗教信仰、艺术审美与他接受异域文化濡养的神奇经历，内容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可作为还原明治时期日本社会风貌的辅助材料，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因此对于该游记的研究成果相较他的其他游记作品也最多，给予的评价也较高，大部分洛威尔研究者引用、介绍的“日本观”均来源于此书。

洛威尔的弟弟阿尔伯特·劳伦斯·洛威尔（A. Lawrence Lowell）于1935年主持出版了洛威尔的传记<sup>①</sup>，详细地介绍了其兄一生远赴东方和投身天文研究的两个阶段，颇具传奇色彩，是研究洛威尔游记不可或缺的重要材料。需要指出的是，西方研究者对洛威尔大多抱着客观温和的态度，在肯定其游记价值的同时，也不过多苛责其带有“东方主义”味道的日本观，而是多从时代、背景等角度进行还原剖析。罗伯特·S·埃尔伍德（Robert S. Ellwood）是较早关注到洛威尔的研究者之一，他在论文《珀西瓦尔·洛威尔的东方之旅》<sup>②</sup>中探讨了洛威尔对东方文化的探索与贡献。他指出，洛威尔游记做到了对当地的宗教、哲学与社会心理的深入研究，尤为关注东方文化中的“无我”（impersonality）观念并将其与西方个人主义进行对比，是同期游记中的创新之作。埃尔伍德认为尽管洛威尔的研究带有西方中心主义色彩，但其对日本宗教信仰和神山崇拜的田野调查为早期东方学研究提供了独特视角。约瑟夫·亨宁（Joseph M. Henning）在《文明的前哨：种族、宗教和美日关系的形成年代》<sup>③</sup>一书中提及洛威尔，他肯定并沿用了洛威尔在《远东之魂》中的观点，他指出洛威尔认为西方体现了异质性和个体化的高潮，而“远东”则体现了相反的情况；洛威尔认为远东人一直保持着一种少年性格，日本人没有完全发展出自我意识的个性，没有个体化，思想和社会都无法成熟。此外，由于日本长期以来模仿其他文化的倾向导致了它的进化和进步就停止了。因此，其后果就是日本的文明尽管美丽，却永远不会开花结果。罗泽兰德（E. Lozerand）在《日本是绝对的“他者”》<sup>④</sup>也重宣了洛威尔的这个观点，认为日本是颠倒的，缺乏个性的。在那里，“没有我”，“主体”让位于“环境”；在那里，一种哲学“对立地”出现，与西方及其“现代本体论主题”截然相反。

美国学者大卫·施特劳斯（David Strauss）为洛威尔的研究与整理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施特劳斯在论文《1883至1894年美国人心目中的“远东”：珀西瓦尔·洛威尔的决定性影响》<sup>⑤</sup>中讨论了洛威尔游记作品在19世纪80年代对美国公众产生的强大影响力。此外，施特劳斯还在《一位波士顿名门望族的文化与科学》<sup>⑥</sup>中，纵览洛威尔的

<sup>①</sup> LOWELL A. L. *Biography of Percival Lowell*[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5.

<sup>②</sup> ELLWOOD R. S. *Percival Lowell's Journey to the East*[J]. *The Sewanee Review*, 1970, 78(2): 285-309.

<sup>③</sup> HENNING J. M. *Outposts of Civilization: Race, Religion, and the Formative Years of American-Japanese Relations*[M]. New York: NYU Press, 2000.

<sup>④</sup> LOZERAND E. *Japan as the Absolute 'Other'*[M]. *Practices of Comparing: Towards a New Understanding of a Fundamental Human Practice*. Bielefeld: Bielefeld University Press, 2020: 229-256.

<sup>⑤</sup> STRAUSS D. *The "Far East" in the American Mind, 1883-1894: Percival Lowell's Decisive Impact*[J].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993, 2(3): 217-241.

<sup>⑥</sup> STRAUSS D. *The Culture and Science of a Boston Brahmin*[M].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一生，从洛威尔的成长经历、家族背景、思想观点、社交喜好等角度做了详尽的论述，他注意到了洛威尔游记体现出的矛盾态度，对洛威尔受斯宾塞进化论影响的民族等级论观点进行了评价，并且尝试探究洛威尔游记对小泉八云和美国广大读者产生影响的原因。在此基础上，施特劳斯基于美国哈佛大学霍顿图书馆收录的洛威尔家族档案对洛威尔进一步研究，并联系世界各地曾与洛威尔有过交往的友人后代、相关机构系统整理出版了《珀西瓦尔·洛威尔：日本与亚洲文集》<sup>①</sup>。在文集的第一卷中，他主要整理了洛威尔在日本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 of Japan）及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等阵地发表过的论文合集以及洛威尔与妹妹、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的书信集（*Volume 1: Journal & Newspaper Articles and Letters*）；其余四卷分别对应包含《朝鲜》在内的四本东方游记，整套文集系统地对洛威尔亚洲作品完成了梳理与总结，对研究洛威尔而言意义重大。约翰·埃特尔（John J.ERTL）在其论文《重寻能登：珀西瓦尔·洛威尔探寻日本未开发地之旅的遗产》<sup>②</sup>主要讨论了洛威尔的能登之旅及其对能登地区小镇穴水町的影响。洛威尔的《能登》在1981年翻译成日文后，成为穴水町振兴的基石。该镇通过举办洛威尔节、建立天文台和定期开展学术交流，将洛威尔的遗产转化为文化和旅游资源，使其成为国际天文学圣地和洛威尔研究的中心，吸引了全球学者的朝圣，巧妙地促进了跨文化对话与地方身份认知的重构。

日本学界对洛威尔游记的研究则表现出了一定的实证考据倾向，倾向于结合实地考察与文献整理对洛威尔的作品、观点予以佐证研究。2004年，东亚天文学会、日本洛威尔协会、富山八云会以及金泽星会在日本穴水町共同举办了珀西瓦尔·洛威尔会议<sup>③</sup>。在其协会网站的会议记录中可知参会学者除了对洛威尔在天文方面的成就进行讨论外，会议也对洛威尔日本活动踪迹的研究进行了分享。各学会的学者汇报了“重走洛威尔之路”的考据情况，包括在洛威尔能登旅途中坐过的信越线等铁路情况、在立山芦峯寺旅馆投宿记录及诸如此类活动痕迹（ローエル滞日中の足跡と関係資料の所在、佐藤利男）。

日本洛威尔学会的横尾广光在《珀西瓦尔·洛威尔与日本文化论》<sup>④</sup>中考察了明治时期洛威尔对日本文化的研究情况。论文在介绍洛威尔日本研究的基础上，主要讨论了洛威尔“非人格化”的核心观点与对神道教的研究，并通过往来书信论证其与小泉八云的互动关系。小泉八云与洛威尔的交往可参考《拉夫卡迪奥·赫恩的生活与书信》<sup>⑤</sup>一书，小泉八云曾通过书信与洛威尔交流对日本的想法，并将洛威尔视作尊敬的偶像；此

<sup>①</sup> STRAUSS D. *Percival Lowell: Collected Writings on Japan and Asia*[M]. Tokyo: Edition Synapse, 2007.

<sup>②</sup> ERTL J J. *Rediscovering Noto: The Legacy of Percival Lowell's Journey to an Unexplored Corner of Japan*[J]. The Journal of Kanazawa Gakuin University, 2007, Humanities, the Arts and Sociology(5): 5.

<sup>③</sup> 村上昌己. 2004年穴水・ローエル会議(報告)[EB/OL].

(2004-10)[2025-03-01]. [https://www.kwasan.kyoto-u.ac.jp/~cmo/cmomn4/LC\\_Report.htm](https://www.kwasan.kyoto-u.ac.jp/~cmo/cmomn4/LC_Report.htm).

<sup>④</sup> 横尾广光. パーシバル・ローエルと日本文化論[J]. 杏林大学医学部教養課程研究報告, 1977, 4: 67-87.

<sup>⑤</sup> BISLAND E.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Lafcadio Hearn: Volume 2: Bosto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06.

外，他也曾向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表明其受到了洛威尔的影响。但纵览信件可以发现，由于二人的观点逐渐产生分歧，小泉八云对洛威尔的态度也发生了转变。学者小泉凡在《珀西瓦尔·洛威尔新书信的考察》<sup>①</sup>论文中所介绍的三封书信是洛威尔直接寄给小泉八云的未发表手稿，小泉凡按照书信发现的经过、书信的体裁、转录与翻译、书信内容的考察以及对未收到回信这一疑问的探讨之序展开论述，为研究洛威尔的日本观提供了有价值的资料，这也有助于了解其二人友谊的特点。此外，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际言语文化研究科的涌井隆在其论文《珀西瓦尔·洛威尔如何看待日本人与火星人》<sup>②</sup>中参考了小泉凡的观点并在此基础上试图探讨洛威尔“如何看待日本和日本人”，以及“他对日本的兴趣与对天文学的兴趣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关系”等问题。佐藤利男在《美国人珀西瓦尔·洛威尔的神宫参拜》<sup>③</sup>一文中主要记录了洛威尔拜神道教管长芳村正秉为师，深入地研究日本神道与民间信仰并参拜伊势神宫一事。

同时，研究者们也热衷于对洛威尔进行科普性介绍。佐伯彰一在《美国人的日本论》<sup>④</sup>中介绍了洛威尔视角下的日本文化特质，作者聚焦洛威尔“非个人性”这一核心概念，从个人、自然艺术、历史、宗教、社会结构与教育的价值观等多维度进行总结，分析对比东西方文明差异，试图解构日本文化中“非人格性”的生成逻辑及其对现代社会的双重影响。东京大学的佐木昭一在《外国作家关于日本的杰作》<sup>⑤</sup>一书中，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从东西方文化的差异的视角重新整理洛威尔的日本观。他认同东方（特别是日本）与西方在个人主义、家庭、语言、艺术、宗教等方面存在明显的差异，他指出了东方存在的自我较弱、缺失和无个性的特点，进而与个性鲜明的西方形成鲜明对比。

除了对日本的相关研究，裴亨日（Hyung Il Pai）在《韩国研究》上发表的《可视化的首尔景观：珀西瓦尔·洛威尔和民族志图像的文化传记》<sup>⑥</sup>以图像为媒介展示了洛威尔作为第一位携相机的美国外交官在1883—1884年期间出使韩国的见闻。比较洛威尔对日朝的不同看法有助于帮助我们理解他的日本观。

以上便是国外目前关于洛威尔日本游记研究的基本情况。

## （二）国内研究

以笔者目力所及，国内对洛威尔日本游记的研究较为稀缺，但放宽检索标准可以发

<sup>①</sup> 小泉凡. パーシヴァル・ローウェルの新書簡に関する考察[J]. 島根女子短期大学紀要, 2000, 38: 51-61.

<sup>②</sup> 涌井隆. パーシヴァル・ローウェルは日本人と火星をどう見たか[C].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際言語文化研究科.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異文化としての日本」記念論文集. 名古屋: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際言語文化研究科, 2009: 53-62.

<sup>③</sup> 佐藤利男. 米人パーシヴァル・ローウェルの神宮参拝[J]. 『瑞垣』, 1975, 107: 76-77.

<sup>④</sup> 佐伯彰一. 極東の魂パーシヴァル・ローエル[M]. 川西進, 译. アメリカ人の日本論. 東京: 研究社, 1975.

<sup>⑤</sup> Shōichi Sacki, Tōru Haga. Masterpieces on Japan by Foreign Authors[M]. Takiro Terasihta, translated. Singapore: Springer, 2023.

<sup>⑥</sup> Hyung Il Pai. Visualizing Seoul's Landscapes: Percival Lowell and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Ethnographic Images[J].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2016, 21(2): 355-384.

现,国内学界关于东方游记的研究方兴未艾。

总的来讲,国内学者青睐使用形象学“他者”的理论对游记进行观照。蔡春华在《东洋迷梦:西方视野中奇异的“他者”》<sup>①</sup>中讨论了西方世界眼中的日本“他者”形象,“东洋迷梦”是西方文化对他者的自信解读,是西方乐于见到的一种符合心理预期的认知,它裹挟在全球化的风暴中,需要警惕的审视与反省。张俊萍在《试论形象学中的“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二元交融——以薛福成出使日记为例》<sup>②</sup>中解读晚晴使臣薛福成的出使日记,从“自我”形象问题、“乌托邦”异国的功能以及“自我”对“他者”的态度方面进行讨论,从“乌托邦”与“意识形态”两个角度分析中国人对英国形象的塑造并剖析这种塑造背后反映的国人文化心态与自我身份认知。“他者”“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角度同样适用于对洛威尔游记的研究,有一定参考意义。

除了形象学的相关理论,对西方游记的批评视角大多从东方主义与反殖民主义出发,阐释游记在人类文化中起到的桥梁与镜像作用。王小伦在《文化批评与西方游记研究》<sup>③</sup>中指出文学与历史的关系是当代西方文化批评关注的重点。游记研究揭示了殖民扩张在整个西方文化中的重要性,也揭示了欧洲中心论与种族主义的影响、殖民话语的内在矛盾,以及西方科学与文学之间的联系。杨金才在《英美旅行文学与东方主义》<sup>④</sup>中以后殖民主义理论为视角,通过具体的文本分析阐述了英美旅行文学的东方主义文化特征,用一种形象而系统化的言说方式建构了他者的东方主义文化体系。陈晓兰的《旅行写作、帝国叙述、异域再现:当代英美“旅行写作”研究述评》<sup>⑤</sup>从旅行写作与帝国叙述、旅行写作史的建构、旅行写作的真实与虚构这三个层面,对当代英美旅行写作研究予以评述。柳士军、柳集文在《19世纪美国作家域外游记研究考察》<sup>⑥</sup>中指出,国外关于美国域外游记研究具有以下特色:文化批评策略、帝国叙述向度、跨学科特征和美国中心论批判。

综合以上文献可以发现,国内对“东方游记”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视角:形象学批评视角和后殖民理论对霸权主义的批判视角。

### 三、研究拟关注的问题

综上所述,前人对洛威尔日本游记的研究取得了一定进展。但通过阅读相关研究文献我们可以发现,学界对于洛威尔日本游记的研究仍有着较大研究空间:

<sup>①</sup> 蔡春华. 东洋迷梦:西方视野中奇异的“他者”[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6):70-74.

<sup>②</sup> 张俊萍. 试论形象学中“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二元交融[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9.

<sup>③</sup> 王小伦. 文化批评与西方游记研究[J].国外文学,2007,(02):56-63.

<sup>④</sup> 杨金才. 英美旅行文学与东方主义[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01):79-83.

<sup>⑤</sup> 陈晓兰. 旅行写作、帝国叙述、异域再现——当代英美“旅行写作”研究述评[J].中国比较文学,2016,(01):153-163.

<sup>⑥</sup> 柳士军,柳集文. 19世纪美国作家域外游记研究考察[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3):67-74.

第一，目前对日本游记的研究方兴未艾，但学界的关注点多集中于小泉八云、张伯伦和吉卜林等人身上，其中不乏专著、学位论文，更遑论期刊文章；对于洛威尔的关注则相形见绌，较少研究者关注。而细数学界对洛威尔的研究可以看出，目前对其天文学成就的关注势头已盖过了对其东方游记的讨论。因此洛威尔东方游记的研究领域仍是一片蓝海。

第二，在洛威尔的东方游记研究方面，国外学界的关注点多集中于洛威尔的日本观点，这表现为在梳理洛威尔档案的基础上对洛威尔在日足迹进行实地考察，采用两相结合的方式对洛威尔的生平与观点做出总结。此外，大部分提及洛威尔的文章仅使用只言片语引用其观点，大多为的是引出或佐证相关研究观点，重心并不在洛威尔本身；亦或是将洛威尔置于作家群体中对其进行科普性的介绍，较少新意。

综合以上的讨论，我们不难发现，对洛威尔的日本游记研究仍有进一步深入研究的空间。这主要表现为两点：

其一，目前学界较少从整体上对洛威尔日本游记进行系统的研究关照；

其二，较少关注其游记内容的文学性特征与价值。

鉴于此，本文以洛威尔《远东之魂》《能登》以及《神秘的日本》这三本游记为基础，采用文本分析法，尝试系统分析其游记中日本书写的內容、特征以及日本观。并试图从形象学、发生学与东方学的角度关照洛威尔游记中的日本书写及其形成逻辑。

#### 四、研究思路及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通过文本分析法，着眼于洛威尔的游记文本，将其中关于日本的书写内容进行分类归纳，并感受其叙事特点与语言魅力；同时从后殖民东方批评、发生学与形象学等角度，尝试探究游记文本中隐含的权力话语。

本研究共有三章内容：

第一章对洛威尔三本游记《远东之魂》《能登》与《神秘的日本》中体现的日本书写进行分析，主要分风物、民族以及宗教文化三个小节。风物部分分为自然与人文两个方面，对洛威尔笔下符合西方对东方集体想象物的异域风情套话的表述进行总结，凸显他对日本“如画”风情的凝视态度；民族部分分别从社会个性、语言特点与感性气质三个方面总结论述洛威尔认为日本民族是“幼稚半文明”的观点；宗教文化部分通过总结洛威尔对神道教的解构书写再次印证洛威尔的东方主义视角。

第二章主要探讨洛威尔日本游记叙事层面的三个特点。首先洛威尔使用内聚焦式视角与书信体格式进行游记撰写；其次，洛威尔的游记叙事方式在地理与心理双重层面表现了他的空间书写意识；最后，对洛威尔较为浪漫的印象化创作风格进行举例分析。综

合以上三个特点，得出洛威尔将日本的“他者”进行画册式处理的结论。

基于前两章的基础，第三章采用历史语境分析法与后殖民主义的东方学理论关照洛威尔日本游记的整体内容，并尝试概括洛威尔游记中体现的东方学式“日本观”。第一节主要总结其日本观：洛威尔认为日本民族缺乏自我只能通过模仿生存，并在此基础上将西方代表的理性思维与东方代表的感性思维进行排序审判，来支持他的西方优胜论，体现出洛威尔代表的西方迫切重构东方的欲望。第二节主要结合洛威尔游记创作时的个人背景与外界影响，从发生学的视角出发对其日本观的形成发展进行溯源梳理。

## 第一章 洛威尔的日本之行及相关描述

珀西瓦尔·洛威尔（Percival Lowell）出生于波士顿一个声名显赫的家族，在美国社会中有广泛的人脉和影响力。其兄弟劳伦斯·洛威尔（Abbott Lawrence Lowell）曾任哈佛大学校长，妹妹艾米·洛威尔（Amy Lowell）是著名诗人。19世纪末期，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时期（1868—1912），这是一个从封闭的封建国家向现代化国家转型的关键时期。日本的对外开放吸引了大量西方学者、外交官和商人前来考察。1883年，洛威尔出于对东方的好奇与对日本文化的浓厚兴趣踏上了访问日本的旅程。18世纪正是旅行写作的黄金发展期，度过黄金期后，旅行写作迎来了创作呈井喷状发展的19世纪。在19世纪，旅行写作往往青睐讲述对世界未知地区进行探险考察的话题。在鼓吹冒险与扩张发现的时代基因加持下，帝国的探险家将目光纷纷掷向遥远的东方，那些在地图上因未知而迷雾笼罩的神秘之地具有无与伦比的诱惑力。从1883年至1893年这十年间，洛威尔三赴日本，其中最长一次在日本逗留两年之久，陆续出版了《远东之魂》《能登》和《神秘的日本》这三本关于日本的游记。他自诩受过西方高等教育，以一个研究者视角来审视日本的民族社会、宗教文化与自然景观。洛威尔先于吉卜林和小泉八云，是西方世界“探日热”的先行者，其游记风靡欧美，吸引影响了后续诸多学者作家赴日考察。小泉八云曾在与友人的通信中表明：正是洛威尔的游记使他决定亲赴日本。<sup>①</sup>洛威尔两部作品《远东之魂》和《能登》分别在《大西洋月刊》第60期（1887年9月至12月）和第67期（1891年1月至6月）上预先出版。《远东之魂》的新版本分别在1888年、1893年、1896年、1908年、1910年和1911年出版共六次。这一事实证明了它对整整一代读者的影响，不仅在西方世界产生轰动效应，在日本也影响深远。<sup>②</sup>

而作为旅行文学，洛威尔的游记除了看似科学理智地观察记录外，还暗藏玄机。

### 一、风物：异域符号的编码

“风物”指某地区或某一时代的自然与人文景观特征。从旅行写作的常用结构看，游记撰写者对景观部分所施笔力不可不谓浓墨重彩，异域风景的描写创作也是保证游记市场吸引力不可或缺的重头戏，这有助于读者从利于理解的“景观”（landscape）入手，

<sup>①</sup> LOWELL A L. *Biography of Percival Lowell*[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5: 38.

<sup>②</sup> STRAUSS D. *The "Far East" in the American Mind, 1883-1894: Percival Lowell's Decisive Impact*[J].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993, 2(3): 218.

在搭建具体空间概念的基础上加深对目的地的认知。按照美国学者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John Brinckerhoff Jackson）的说法，景观是“一个由人创造或改造的共同体，是人类存在的基础和背景”<sup>①</sup>。因此“景观”概念并不只是一个客观严谨的概念——所见即所得，游记所记叙的“景观”往往指糅合了人类某种情感与视角的结合体，具备了文化权力与自然相叠加的双重属性。“景观”易被降维成隐喻的颜料工具，无须麤辩便可使“景观”成为其立场、权力关系的天然“代言符号”，颇受西方青睐。而居高临下的创作者则擅长将符号们辗转腾挪，旅行者冒昧地用“取景框”折腾着沉默不语的“景观对象”，透过有色镜片将自然裁剪为“合宜的构图”，这种人为干预的动作被美化为“艺术提炼”。如此，对“他者”景观价值的再诠释动作便大功告成。如丹尼斯·科斯格罗夫（Denis Cosgrove）<sup>②</sup>所说，“被描述出的景观代表一种对世界的重构方式，这样它就可以被一个超然的个体所利用。且根据几何空间的规律，他可以获得一种被秩序控制的错觉。”<sup>③</sup>因此征服于风景之上的“景观意识形态”成为了西方帝国权力隐喻的象征。观察和表现风景的方式，实际上代表了观察者的心情，展现的是他们的想象。

洛威尔对于日本自然景观的描写集中于《能登》一书。该书记录了他在日本能登半岛的探险游历，详细刻绘了该地区丰富的地理风貌，他们沿途跨越了武藏平原山口、河流、三角洲，抵达大海，是一段神奇的旅行体验。我们姑且不论如何剖析洛威尔文化背景与先验视角，洛威尔细心记录着沿途见闻，他虽自诩科学理性的考察者，但在面对自然景观时，仍难掩雀跃，其记叙客观却不失灵动。此时的洛威尔已经逐渐适应并下意识依赖“取景框”式的视角来完成书写。初见富士山时，他和西方其他旅行者一样，对这座日本的标志性山峰大加咏叹。洛威尔诗兴大发，他这样描述富士山：

一座完美的圆锥体，峰顶白雪皑皑  
高耸于半空，底部隐没在晨雾之中  
从黑夜中诞生，迎接白昼的曙光  
无与伦比的富士山！  
就这么闯入映入我们的眼帘  
在海天之间  
这片日出的土地正以举世无双的姿态  
迎接日出的光芒！<sup>④</sup>

洛威尔难得地调动充沛的情感对初见的富士山寄托其惊艳之感，其中既有从审美角

<sup>①</sup> [美]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 发现乡土景观[M]. 俞孔坚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6: 17.

<sup>②</sup> 欧阳文秀. 鲁德亚德·吉卜林游记研究[D]. 石河子: 石河子大学, 2021.

<sup>③</sup> Wylie, John. *Landscape*[M].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58.

<sup>④</sup> LOWELL P. *Fuji: the Sacred Mountain*[J]. *Scribner's Magazine*, 1888, 4(3): 364.

度的肯定审视，也不乏对异域符号的新鲜猎奇心理。但当洛威尔在能登之旅中再次邂逅富士山时，他已经能泰然处之：“在春日朦胧的薄雾中，露出了它一万英尺高的一小部分。沉重的空气使山峰显得昏昏欲睡，仿佛那些比世人更早醒来的山峰已经昏昏欲睡了。我们还没有停止对它们的凝视，……可以隐约看到富士山的锥体。”<sup>①</sup>

洛威尔对这座“日本神山”的视角态度经历了一个阶段性变化。从最初的仰慕到平视，再到俯视，在后面《神秘的日本》一书中也只是在介绍神道教朝圣活动时对其三言两语地略过。“在这八座神社中……有两座是面向伊势神宫的，有两座是面向富士山的”<sup>②</sup>这是对富士山进行符号化的过程。洛威尔并未像初次相见时那般表示“惊叹”，他选择用寥寥数语使富士山被压扁熨平，被抽象成符号景观，瞧起来无精打采。这与他在《远东之魂》中对日本民族气质“而当日出之国继续前行进入黎明时，这种自我意识又会逐渐减弱，最终陷入混沌”<sup>③</sup>的论断达成巧妙呼应。

明治维新后，富士山被重新编码成为民族国家的象征，其经典形象如葛饰北斋浮世绘中的圆锥形构图<sup>④</sup>被标准化，成为可复制传播的视觉符号。而如建构主义所强调，文化（符号）建构了国家对于合法性的认知，进而“构成了某种身份以及具有这种身份的国家与世界的关系”<sup>⑤</sup>，富士山已成为被“发现”的风景，其神性内核在西方旅行者的凝视中转化为可被量化的日本美学符号，成为建构“日本性”的工具。于是洛威尔毫不客气地使用符号性的隐喻来表达他眼中的日本民族气质。

此外，洛威尔侧重通过白描式的语言勾勒吻合其审美的自然景观，并称之为“如画一般”：“远处是一座座低矮的小山，山脚下的海边随处可见村庄。几乎就像一幅画的一部分，感觉是如此微妙地融合在一起。”<sup>⑥</sup>18世纪“如画”理论始诞生于欧洲，随着帝国开疆拓土步履匆匆，“如画”逐渐与殖民凝视（Colonial Gaze）形成同构。米切尔（W. J. T. Mitchell）认为“风景不仅仅表示或象征权力关系；它是文化权力的工具，也许甚至是权力的手段。”<sup>⑦</sup>作为“风景的发现者与制造者”<sup>⑧</sup>，探险家通过对“如画”的风景进行裁剪与记录，从而将景观转化为可占有的知识标本，进而完成视觉上的领土占有。在能登的一条沿海公路上，洛威尔始终保持着主体的上位姿态，这样描述他眼中的能登：

越过低矮的山丘，左边是大海。我终于登上了山顶。……向下眺望了西边一千多英

<sup>①</sup> LOWELL P. *NOTO: An Unexplored Corner of Japa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1: 228.  
<sup>②</sup> LOWELL P. *Occult Japan, or the Way of the Gods: An Esoteric Study of Japanese Personality and Possessio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5: 207.  
<sup>③</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5.  
<sup>④</sup> [日]町田甲一. 日本美术史[M]. 上莫邦富, 译. 上海: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88: 229-330.  
<sup>⑤</sup> [美]亚历山大·温特. 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 秦亚青,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14: 122.  
<sup>⑥</sup> LOWELL P. *NOTO: An Unexplored Corner of Japa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1: 132-133.  
<sup>⑦</sup> [美]W. J. T. 米切尔. 风景与权力[M]. 杨丽, 万信琼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4: 2.  
<sup>⑧</sup> 刘亚茜. 伊莎贝拉·伯德的明治日本观察[D]. 长春: 东北师范大学, 2023.

尺外的景色。能登就在下面，被一棵刚刚长出新叶的树梢遮蔽着，露出了半边脸，正对着我。<sup>①</sup>……大海在视线之外的右边，随着时间流逝而愈发美丽。蓝色深渊的上方是云雾之堡，如画一般云卷云舒。<sup>②</sup>

洛威尔在美景前常慨叹造物之神秀。他在面对上天赐予的美妙景观时向来不吝惜笔墨，他虔诚地观察、体验，但即使面对浩渺的风景，洛威尔也并未踌躇于自身的渺小。他在无意识间已对景观的主体性存在完成了解构，与此同时，这种凝视也满足了他君临天下的征服心理。

洛威尔对人文景物的选择与描写难掩“厚古薄今”的异域情调癖好。他在游逛日本传统寺庙建筑时啧啧称奇：“这般千面玲珑的建筑瑰宝，实难尽述其精妙细节。它恰似万道霞光凝聚而成的宝石，各色异彩最终交融成纯净白光。”<sup>③</sup>并且不厌其烦地细细描写这些异域风情的飞檐和古朴的木质结构，他对日本传统文化的痴迷溢于言表。

在朋友的邀请下洛威尔得以近距离观察日本的社会生活，他在应接不暇的异域符号浪潮中乐此不疲。洛威尔参观了日式园林，从他的感慨中不难发现其喜爱之情：

走进一座日本庭园，就如同突然间进入我们从光滑的凹面镜面中所看到的那些奇异世界之一，在那里，除了观察者本人之外，所有的一切都被转化为现实的奇幻微缩景观。在这个古朴的仙境里，细小的河流优雅地流淌在小小的树木之下，穿过鼯鼠丘般的山峦，最后汇入小湖，湖水几乎被岸边生长的花朵所淹没；而远处一尊十英尺高的富士山锥体正俯瞰着这处若无它便会显得不完整的场景。<sup>④</sup>

被洛威尔进行“如画”评价的除了上文的自然风景外，也包括当地居民的生活场面“那些妇女头上围着鲜艳的头巾，衬托出圆润红润的脸庞，……腰间系着和服腰带，脚蹬着修长的靴子，脚上套着淡紫色的护踝……为这幅风景画增添了几分生动的情趣。”<sup>⑤</sup>洛威尔从游客的“如画凝视”（Picturesque Gaze）视角来凸显原住民服饰精巧，将原住民生活场景符号化为异域风情的点缀，虽表达了赞美，但也消解了其主体性。此时，他愿将一切美好的辞藻献给异域的这些神圣精巧而富有特色的文化符号。他热衷于为自己的旅行体验在预设的异域板块塞满典型符号，如果一处景观的构成元素愈吻合洛威尔对传统东方的异域风情的刻板印象与先验，那么它便大概率会得到洛威尔较高的评价。洛威尔对高崎（Takasaki）附近的一处大名废弃古城堡的评价凸显了他对日本异域风情的

<sup>①</sup> LOWELL P. *NOTO: An Unexplored Corner of Japa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1: 102.

<sup>②</sup> LOWELL P. *NOTO: An Unexplored Corner of Japa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1: 145.

<sup>③</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18.

<sup>④</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29.

<sup>⑤</sup> LOWELL P. *NOTO: An Unexplored Corner of Japa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1: 217.

痴迷：

那莲花慵懒而雍容，恰似八月熏风所体现的精神的化身，蕴着佛陀入定般的宁静禅意。护城河是它的专属领地，每逢花期，密密匝匝的莲叶便遮蔽水面，唯见花朵凌波而立，将古城外郭环抱成睡美人城堡的模样。当一个旅人伫立在日本腹地某位大名的故邸前，沉浸在那种令人陶醉的梦幻之中时，所有关于涅槃的形而上困惑都会烟消云散，因为他恍惚觉得自己在这被莲花气息浸透的悠长午后，已觅得真谛。<sup>①</sup>

但洛威尔对人文景观的肯定只局限于日本传统的一面。洛威尔对日本的预设价值在于提供与美国现代工业化截然不同的异域风情和民族传统生活方式，除了古建筑、园林、樱花等花景、传统服饰等元素外，他希望发现的是维持古老生活方式的日本。在他的眼中，东方的存在是一种点缀西方帝国叙事的符号，理应承托满足西方对东方的猎奇幻想，并安于东方一隅等待被发现。“稻田显得如此晶莹剔透……那神秘的共鸣将暮色浸染成某种具象的声音。……将其奉入自然天籁之列，位次仅稍逊于夜莺清啼，更愿将这份情致谱入诗行。”<sup>②</sup>在能登的旅途中，洛威尔在黄昏坐火车穿越埃丘平原时对一派宁静古朴的田园牧歌景观大加赞誉。

与之相反，洛威尔对明治维新后逐渐进入现代化的日本则有诸多不满，用一种看标本的凝视目光扫描模仿西方的日本，对其现代化建筑以及服饰报以些许刻薄的态度：

我真想给他们都注射一剂氯仿，然后把他们像标本一样用针穿起来展示给某个服装博物馆看，那就是当下流行的日本风潮。他们就像是服装方面不自然发展的样本……在另一个角落里，一件没有领子、没有领结的半法兰绒衬衫取代了衬衣，使穿着者的外表大打折扣。<sup>③</sup>

洛威尔对旧事物被新事物悲剧性取代的现象，剥离其特定的历史政治背景，独独表达遗憾。

综上所述，正如米切尔认为，景观是一种媒介，也是一种文化实践，正是通过视觉、叙事和空间安排，将权力关系自然化。因此，景观不仅是“被观看的对象”，更是权力运作的场域，尤其是帝国热衷于通过再现和诠释风景，巩固其统治的合法性。洛威尔虽秉持冷静客观的态度，但他热衷于将异域景观剥离原始的语境，他的书写难掩其将观察对象符号化处理的习惯。猎奇仅仅是表象，权力才是深层的心理。

<sup>①</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38.

<sup>②</sup> LOWELL P. *NOTO: An Unexplored Corner of Japa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1: 82.

<sup>③</sup> LOWELL P. *NOTO: An Unexplored Corner of Japa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1: 37.

## 二、民族：“他者”主体性的解构

陈晓兰提到了鲁贝斯(Joan Pau Rubies) 在《旅行写作与民族志》(Travel Writing and Ethnography)一文中的观点：“有关民族及其自然、习俗、宗教、治理形式和语言的描写，在16世纪以来欧洲的旅行写作中得到了如此生动的体现，以致你会认为旅行写作这一文类的本质就是民族志。”<sup>①</sup>在洛威尔的三本游记中，最先于1888年出版的《远东之魂》便是他初次赴日的所见所闻，其中重点讨论了日本民族与文化。任何关于一个民族特征的描述基本涉及两个要点，即身体特征和心理特征。张伯伦在《日本物语》中这样描述日本民族的外表特征：

日本人是蒙古人，也就是说，他们的特点是皮肤微黄、直黑发、胡须稀疏、手臂、腿部和胸部几乎没有毛发、颧骨突出、眼睛或多或少有点斜。……与欧洲人种相比，日本人一般身体长、腿短、头骨大且下颌突出（突出）、鼻子扁平、头发粗糙、睫毛稀疏、眼睑浮肿、面色蜡黄、身材矮小。<sup>②</sup>

但洛威尔没有像张伯伦一样对日本民族的生理特征进行系统论述，他并不把民族生理外貌的总结置于重心，寥寥几处对人物的描写散落在三本游记中，只在记叙事件或描写场景时偶有涉及，对在场人物描写一笔带过。“在锅灶周围蹲着一圈小矮人。我们的到来引起了骚动，其中一个矮人走上前来，向地面鞠躬致意。当他站起身来，露出本来面目时，竟然是个十足的人类模样。”<sup>③</sup>洛威尔这样描述在能登旅途中借宿农家时对接待农户的初印象，随后他对侍奉他的女仆上下打量，颇为赞赏：“一个女仆躬身进来，手里端着一盘茶和糖粒，还有一番令人叹为观止的优雅。‘大人驾到’，她说道，然后跪下身来，把漂亮的头垂到垫子上，她的声音简直太亲切了，近乎是天籁之音。不知不觉中，这亲切的声音竟成了一个温柔的拥抱。”<sup>④</sup>从洛威尔的描述中可以窥见他对日本人、乃至日本民族的态度。不论观察对象的外表如何，是否符合他的审美，洛威尔自始至终都运用了观看风景时所采用的从上到下的俯视性全知视角审视着眼前的“观察样本”，秉持着像对实验对象进行检验般的冷静态度。正如戴维·斯帕尔(David Spurr)所说：“西方作家的凝视直达人类居所的深处，就像他们可以从容地勘测景观一样无所

<sup>①</sup> 陈晓兰. 旅行写作、帝国叙述、异域再现——当代英美“旅行写作”研究述评[J]. 中国比较文学, 2016,1:162.

<sup>②</sup> CHAMBERLAIN B H. *Things Japanese*[M]. London: Kelly & Walsh, 1905: 250.

<sup>③</sup> LOWELL P. *NOTO: An Unexplored Corner of Japa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1: 55.

<sup>④</sup> LOWELL P. *NOTO: An Unexplored Corner of Japa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1: 56.

顾忌地探究人们的身体和面容。”<sup>①</sup>因此，洛威尔对日本民族的凝视习惯一方面体现了他科学实证主义的作风，这也是被后人所诟病的地方；另一方面他很难跳出西方“集体无意识”的视角对东方进行平视的观察，自然其考察思维会被“套话”式的结论束缚，从而较难脱出被东方学批判的窠臼。这从洛威尔对日本心理特征的描述可见一斑。

洛威尔援引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思路来回答这个问题。在他看来，进化过程在西方结出了硕果，西方社会呈现出多样性；而在东方，古老的社会单一性依然存在。<sup>②</sup>他将日本置于“文明阶梯”的中间位置：高于“野蛮”的非洲，低于“成熟”的欧洲。但从精神层面来看，亚洲人还处于幼稚阶段，“于是给他们一种精神发展的半文凭，称为半文明。”<sup>③</sup>洛威尔将日本民族视为人类文明的“童年阶段”，认为日本人保留着“原始的天真与未成熟的理性”。洛威尔从三个方面论述日本民族“永恒的童年性”。

首先，他认为日本民族没有个性自我可言。他在《远东之魂》中“家庭”一章介绍了日本社会的父权等级制与至高无上的集体家庭观念：“中国的整个宪法都是以家庭作为政治单位的观念为基础的。这也构成了朝鲜、日本的生活原则。……帝国是一个大家庭；这个家族是一个小帝国……父权制是最古老的政治制度。”<sup>④</sup>

受中国的影响，洛威尔认为包括日本在内的整个东亚儒文化圈都遵从着类似的家庭集体观与孝悌观；但日本在有限的自然资源下，为了生存而抱团的集体主义观念逐渐嵌入日本民族的底色，“家庭从一种自然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极不自然的不合时宜的东西……变成了固定习俗的枷锁，原本互利的纽带变成了限制”<sup>⑤</sup>因此洛威尔得出结论：人类普遍具备的自我意识被压抑，一切均需遵守集体的要求，无甚个性可言：

个性与精神发展的关系，就像物种的分化与有机生命的进化关系一样：一个人的个性化程度是对其在精神的伟大行军中所处位置的自我记录。<sup>⑥</sup>……而我们已经看到了远东是多么令人印象深刻地缺乏个人主义……如果说个性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自然标准，那么缺乏个性就表明这个民族在种族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sup>⑦</sup>

在了解到日本存在许多神道教派后，洛威尔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日本人比其他民族更容易接受这些仪式呢？”<sup>⑧</sup>在洛威尔看来，这源于日本人灵魂中“自我”的

<sup>①</sup> SPURR D. *The Rhetoric of Empire: Colonial Discourse in Journalism, Travel Writing, and Imperial Administration*[M]. Durham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19.

<sup>②</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20-26.

<sup>③</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5.

<sup>④</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36.

<sup>⑤</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38.

<sup>⑥</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95.

<sup>⑦</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213.

<sup>⑧</sup> LOWELL P. *Occult Japan, or the Way of the Gods: An Esoteric Study of Japanese Personality and Possessio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5: 288.

不在场习惯。他认为，缺乏个性是最严重的问题，这对于接受精英科学教育的他而言不可理喻，因为这样的民族性格会导致一连串的社会现象。一方面，个性发展不完善意味着精神的软弱，这便于统治阶层进行控制。另一方面，自我意识的薄弱又导致了高度的对模仿性的热衷。“日本由于缺乏原创性，对模仿的兴致高涨，容易像一张白纸接受外来思想的浸染”<sup>①</sup>洛威尔指出，“这种模仿式的伪装并非这些人的新特征。……因为日本模仿行为的历史根源可以追溯到数千年，那时中国是操作者，而如今西方世界是操作者。”<sup>②</sup>1889年，洛威尔在东京的一所法学院为学生们做了三场关于模仿的讲座，这些讲座内容随后被刊载于《日本每周邮报》<sup>③</sup>。在讲座中，他强烈抗议在政治和经济领域出现的盲目模仿行为。洛威尔并不是否定模仿的效用，但他宣称“那些未经消化的外来观念就像一种‘模板’，对日本人进行着某种催眠式的影响，最终只会带来一种荒诞的结果”。<sup>④</sup>

此外，洛威尔还注意到了日本民族关于语言方面的表现，他以此来佐证关于日本民族是“幼稚而不成熟”的观点。他开篇欲抑先扬，一开始诚恳地承认自己的思维眼界狭隘“我们是某种祖先语言崇拜的盲目信徒，这种崇拜尽管博学多识，却往往会限制我们的语言范畴，而对日语的研究会让我们摆脱这种家族式的迷恋束缚。”<sup>⑤</sup>而后话锋一转，便用“虚心”的态度展开分析日语的特点。

洛威尔首先指出，日语“有着迷人的简洁性”，实际上他的言外之意为日语的语法成分过于简单，其可行性使人费解。洛威尔将语法结构成分逐一列举对比分析，惊讶地发现日语缺乏英语中对应的诸多成分，例如“人称代词”“表性别的词汇”“系词”“否定词”等。洛威尔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讨论：

首先，日语令人愉悦地缺乏人称代词。……这种身份上的明显区分显然从未困扰过他们简单的思维。在他们看来，“我”“你”和“他”并非源于自然的差异，无需人为地加以区分。……日语词源学中的另一个遗漏是性别问题。赋予词语性别是一种语言的人类形态学特征，因此缺乏性别只是更严重的一个弱点的体现，即对性别问题的忽视。没有连舌是舌头原始特征的另一个例子……缺少系词是语言原始性的又一个例子。在我们的婴儿语言中，有一个对应的特征，那就是通过将形容词与名词并列来简单地描述一个事物。通常翻译为“是”的那个日语词绝不是一种真正的系词。<sup>⑥</sup>

<sup>①</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219.

<sup>②</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367.

<sup>③</sup> 演讲题目为“The Danger of Imitation”，共分为三节，分别刊于“The Japan Weekly Mail”1889年3月23日、1889年4月6日、1889年5月11日版面。

<sup>④</sup> LOWELL P. *Occult Japan, or the Way of the Gods: An Esoteric Study of Japanese Personality and Possessio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5: 288.

<sup>⑤</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80.

<sup>⑥</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81、89、100.

洛威尔将日语语法成分的简约表现归咎于日语仍处于原始性发展阶段。他一方面试图通过论述日本民族的舌头尚未进化完全，仍保持原始状态来证明其民族生理方面的幼稚性；一方面通过分析日语语法结构得出日本语言残缺落后的结论，洛威尔认为日语中以主语为代表的成分系统性缺失导致日本人无法形成完整的自我意识。

此外，洛威尔敏锐地发现了日本民族对于礼仪的执着追求在语言上的体现。他认为这是一个彬彬有礼的民族。“那种将真相毫无掩饰地暴露出来是极不恰当的想法。每一个想法都需要加以修饰，才能显得得体”<sup>①</sup>洛威尔抱怨道，如果要想符合社交礼仪，那么日语修饰的复杂程度让人压力颇大。他将礼貌与个性问题联系起来，“礼貌竟然是缺乏个性的显著结果，这或许令人感到意外，但稍加审视就会发现这是事实。……当我们绕地球向东旅行时，会发现礼貌程度随着个性意识的减弱而增强。”<sup>②</sup>

在此基础上，洛威尔试图得出一个结论：

但这并非远东语言使用者缺乏诗意所致，而是源于其思维本质上的非人格化……而最初那种模糊的普遍性的结果。日本人从未摆脱这种半意识状态。在他们看来，世界依旧是一堆事物的集合。后来的汉学教育也未能改变他们的这种观念。佛教只是赋予万物以一种普遍的精神。<sup>③</sup>

换句话说，正是语言结构造就了整个民族的认知囚笼，洛威尔基于此条逻辑，从侧面描述了日本民族思维的奇特之处。实际上，这种语言决定论实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早期滥觞，但其论证过程充满东方主义偏见。现代语言研究表明，日语通过复杂的敬语体系实现人称的语境化建构，这种“柔性自我”恰是日本文化独特性的语言学表征。但语言与民族性格相互影响的辩证关系却是成立的，表现为语言结构会影响思维方式与认知习惯。

“这是远东与生俱来的权利，它永远不会隐藏。在整个土地的长度和宽度，从最高的王子到最卑微的农民，艺术是至高无上的。”<sup>④</sup>洛威尔在对日本民族的个性与模仿性做出批判后，对日本独特的感性气质情有独钟。洛威尔指出，日本人的艺术创作依赖直觉而非逻辑，而敏锐的直觉感官能力则来自于大自然的诗意供养。他描述了上至贵族下到平民全民赏花盛况与幸福的“花痴”状态，“始于每年四月樱花盛开，以及后续的紫藤——牡丹——鸢尾花——夏荷——秋菊——冬梅，花虽然易逝，却能使人永远活在幻想中，因此它们构成了日本民族绘画和诗歌中最常见的主题之一。”<sup>⑤</sup>

<sup>①</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83.

<sup>②</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86.

<sup>③</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92.

<sup>④</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21.

<sup>⑤</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38.

洛威尔认为“日本人缺失独立思考能力却能在艺术上一枝独秀”，他试图解释这种违和现象，“艺术品位与想象力关系不大，因为远东地区的艺术成就令世界惊叹，但感官的敏锐与想象力无关……日本人思维中有一种对自然美的独特反应能力，一种与地球环境达成精神契合的状态，这是日本人的思维的一大显著特征。”<sup>①</sup>洛威尔肯定了日本人敏锐的感官能力，但他在潜意识里将日本代表的感性能力与西方代表的理性能力进行了线性的价值排序，他认为自感性至理性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顺序，日本远远落后于西方；日本民族的感性天赋“方兴未艾”则正是其民族原始、幼稚、淳朴的证据。同时，洛威尔还结合日本民族优雅的举止推测出这便是日本人擅长艺术的根源，即他认为礼貌是一种与同伴和睦相处的社会艺术，是由特定的集体生活环境决定的。日本艺人们能够通过感官，从自然中找到通往人类灵魂深处的道路，并在那里为自己建了一个家，救赎被压抑规训的俗世肉身，因而他们所关注的是人性，而不是个性。

但洛威尔的结论虽看似严密，实则充满了自相矛盾：从本质上讲，日本人在艺术方面的天赋与欧洲人在逻辑思维和科学探索方面的倾向是一样的，都拥有强大的感知与想象能力，因为一个擅长艺术的国度不可能缺乏想象力。洛威尔为了竭力论证预先设下的“缺乏个性”的论点而强行为日本扣下缺乏想象力（进而得出缺乏个性）的帽子显然是有问题的。不过，洛威尔将取得艺术成就归因于重视集体的社会环境的观点仍有一定的道理。

洛威尔访日时正值日本明治维新运动中期，社会正经历着剧烈的转型。洛威尔对日本的现代化发展速度五味杂陈，同时又对其传统文化与西方事物交锋所带来的违和感到困惑。这种矛盾心态导致了他对日本的书写糅合了赞美与偏见。细读其对日本民族的描述可以体会到一种对“他者”的凝视视角——他将复杂的、处于动态变化的日本社会视为一个静止的、可供西方观察的客体，忽视其阶级、地域的差异（如他对农民与武士的混同分析），甚至带有一定的种族主义色彩。他的作品充分反映了西方在文化接触时如何建构巩固自身文明的优越性。

但日本明治时代的政治家却利用洛威尔的“童年论”反向论证日本需要更加彻底地西化。福泽谕吉于1885年在《时事新报》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他在文章末尾对日本的文明开化下了一个结论：“今日之为谋，我国不可犹豫以等待邻国之开化而共振亚细亚，宁可脱其伍与西方之文明国家共进退。”并将中国、朝鲜称之为“恶友”。<sup>②</sup>明治政府翻译出版了《远东之魂》删节本，企图利用洛威尔“文明化进程”的相关论述为脱亚入欧政策背书。故虽然彼时日本文人对洛威尔的傲慢言论多有微词，认为其误解了真正的日本，但洛威尔的游记书写意外成为了日本推进现代化进程的催化剂，也充当了反映西方形象的镜像装置。

<sup>①</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216.

<sup>②</sup> 福泽谕吉. 福泽谕吉集[M]. 东京: 筑摩书房, 1975: 512.

### 三、宗教、文化：灵性乌托邦的映射

洛威尔热衷于为读者营造一个“异国情调”的日本，其关注点主要在神秘的宗教与精美的艺术文化。在《远东之魂》中，他认为佛教是日本的主要宗教；而在这本书中，他首次承认：“神道教的精神在日本民族的心中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强大。”<sup>①</sup>

洛威尔本是在清教徒氛围浓厚的新英格兰地区接受教育的学者，他最为推崇理性和对意识的控制，而这些恰恰是神秘仪式的信徒们所摒弃的。有趣的是，在研究神道教的过程中，洛威尔仍坚持遵循着宗教人类学田野调查的严谨方法论对神道教的仪式细节进行详细记录，他分别介绍了神道教中奇迹（miracle）、化身（incarnations）、朝圣俱乐部（pilgrim club）、伊势神社（Shrine of Ise）等内容，并配有照片与示意图。洛威尔在八幡寺（Hachiman jinja）观察第三大奇迹“爬刀梯”这样写道：“驱魔施法过程可以总结为挥舞手杖、表情夸张、念念有词、吓唬小孩、驱逐魔鬼……表演者欺骗我们。”<sup>②</sup>

洛威尔既努力还原“异域风情”的细节又忍不住按照科学观察的习惯使用直白的话语将“奇迹”剥离完整的历史本土语境，去消解其神圣属性。为了更好地揭开日本神道教神秘仪式的面纱，他经朝圣者朋友的同意，试图通过测量脉搏等科学手段量化他们的“化身”仪式：

在恍惚状态中，麻醉感通常是有迹可循的。我曾多次在受附身者的敏感部位刺入针尖，而神灵却毫无察觉。……脉搏随着附身状态的增强而变得微弱，而当附身达到高潮时，脉搏往往会完全消失。当附身者身体前倾进入昏迷状态时，脉搏又会恢复。……当被附身者的脉搏能被感知时，我亲眼目睹他们加大念咒的力度，以便使附身状态处于巅峰，而这会导致脉搏完全消失。附身者的身体一直处于轻微的颤动状态。<sup>③</sup>

洛威尔强调“化身则是人与神之间交换的媒介，丧失自我、放空自己、让大脑空白进入恍惚状态是立即进入天国的必要代价”随着仪式开始，他写道：

在这个空间里，所有邪恶都通过祈祷、手指符咒、撒盐、用燧石和钢铁敲击火花、挥舞驱邪扫帚神器的方式来驱除净化……八人一队进行净化仪式……合唱后火堆被点燃，驱魔人根据写有文字的纸片上升或下降来判断疾病邪恶的去留……正式表演步骤分为进入恍惚——问神名字——问神问题——祈祷——敲打被上身者后背并在其背上画

<sup>①</sup> LOWELL P. *Occult Japan, or the Way of the Gods: An Esoteric Study of Japanese Personality and Possessio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5: 103.

<sup>②</sup> LOWELL P. *Occult Japan, or the Way of the Gods: An Esoteric Study of Japanese Personality and Possessio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5: 78.

<sup>③</sup> LOWELL P. *Occult Japan, or the Way of the Gods: An Esoteric Study of Japanese Personality and Possessio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5: 181.

符——其他侧座者给被上身者灌水，按摩其身体以便缓解痉挛这几大部分。<sup>①</sup>

这是请神降临祛灾解惑的全流程。洛威尔特意强调了“化身”仪式前的准备工作，即需要进行斋戒与沐浴，并选择在一处圣洁的场所进行“通过极致的净化给神提供栖居地”，可以试着理解为在生理肉身、心理意识方面均需将自我的痕迹清扫干净方可等待神迹的降临。“在这些恍惚状态和随之而来的幻觉和幻灭中，自我是多么地不堪一击。在这种情况下，只要操作者说一句话，……自我就会被扼杀，这根本不是什么超凡脱俗的东西。实际上，自我似乎本身就是一种幻觉。”<sup>②</sup>这种宗教习惯在某种程度上与洛威尔在《远东之魂》中关于“日本民族个性缺乏”的论述产生了呼应，因为在这样一个神道当道的国度，个体的自我意识在神圣的神祇信仰面前不值一提。他成功地完成了这个实验，但却将其作为西方科学理性优于日本直觉艺术的例证写入书中<sup>③</sup>，这体现于他用精神病学话语来解构神道教降神仪式：

这种状态会逐渐蔓延开来，如同瘫痪一般，直到它波及到身体中实际并未被神掌控的所有部位。……在这个人完全恢复自我意识之后，很难再从他手中夺走魔杖。只有经过揉搓和按压之后，手指才会松开握住的状态。……而实际症状是：在附身过程中，神灵会以某种方式控制受附身者的身体，使其处于一种恍惚状态。这种状态通常表现为身体的某些部位出现麻痹、僵硬、失去知觉等症状。<sup>④</sup>

他对降神仪式的直白描述在某种程度上与夏尔科（Jean-Martin Charcot）对癔症的见解颇有异曲同工之感，将宗教体验病理化为“未开化心智”的证据，神道附体则被贬为“病态”，而反观西方基督教的“圣灵降临”却被视为“神圣启示”，洛威尔引以为傲的“用科学实证主义来解构神秘”在这种双标下略显滑稽。

同时，洛威尔将神道教的自然崇拜（如山川、树木之神）视为“原始泛灵论”的残留，他无视了神道教“人神共栖”的生态哲学（如《古事记》中的“八百万神”），将其自然崇拜进行“幼稚化”的解读：

至于这种信仰本身，不过是将那些原始人本能地感到惊惧的自然元素神化了，比如太阳、月亮、雷电、闪电和风；总之，就是他所看到、听到和感受到的一切，却又无法

<sup>①</sup> LOWELL P. *Occult Japan, or the Way of the Gods: An Esoteric Study of Japanese Personality and Possessio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5: 130-135.

<sup>②</sup> LOWELL P. *Occult Japan, or the Way of the Gods: An Esoteric Study of Japanese Personality and Possessio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5: 367.

<sup>③</sup> LOWELL P. *Occult Japan, or the Way of the Gods: An Esoteric Study of Japanese Personality and Possessio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5: 12、138、157.

<sup>④</sup> LOWELL P. *Occult Japan, or the Way of the Gods: An Esoteric Study of Japanese Personality and Possessio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5: 180.

理解的东西。他用类似人类的形象来装扮自己的恐惧，因为他无法想象还有什么东西能造成意外，而只能是人类自身无法理解的东西。但他所想象出的可怕形象与自己毫无共同之处。<sup>①</sup>

洛威尔对神道教的描述，使其屈居于客体的位置被凝视者消解崇高，这集中体现了西方对“异教”的符号暴力。此外，洛威尔还对日本的佛教特点进行了粗略的描述，他认为佛教与积极入世的基督教有着显著的区别，佛教青睐“抽象的沉思却不采取行动……寻找心灵背后真正的东西，进行自我调整的休息，涅槃是自我与世界的灵魂永恒地融合，不再受打扰的陷入沉思的状态”<sup>②</sup>他认为“亚洲的宗教精神与欧洲一样强烈，但有所差别是因为科学的发展与贸易的区别：西方文明必须诚实；故基督教虽同样主张净化自我，但其目的是为了使自己享受更好的生活乐观主义，与佛教为了让我们永远失去所有的自我意识的悲观主义截然相反。”在此基础上洛威尔得出了一个结论：“追寻日出的民族反而过的是昏昏沉沉的生活，反而是面对落日的民族正在引领着世界的前进”，不可不说其中蕴含着偏见。

最终洛威尔认识到，“神道教和佛教可以很好地融合在一起，并且都可以与儒家一起帮助形成一个幸福的信仰家庭，这是远东宗教能力的一个独特特征。”<sup>③</sup>1892年，洛威尔在日本亚洲协会发表了一篇关于神道教神秘主义的演讲，经过修订后，这篇演讲内容被收录进了《神秘的日本》一书中。他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

神道教是日本民族的真正精神所在，它永远不会被佛教或基督教取代，因为它是日本最古老的宗教。对外国人来说，神道教的神秘仪式显得野蛮而原始，但日本的官员们却积极参与其中，尽管他们可能会为这些传统习俗感到羞愧，但为了维护对尊崇这些仪式的民众的统治，他们不得不这样做。<sup>④</sup>

虽然洛威尔在《神秘的日本》中通过诸多审判标准试图消解神道教的神圣崇高，但最后还是无可奈何地承认其在本土的意义。涂尔干（Émile Durkheim）认为，社会通过集体意识（*conscience collective*）来维持整合，这种意识由社会成员共享的信仰、价值观和规范构成。涂尔干考察了宗教之于社会集体的重要意义：他认为宗教是“一种与神圣事物有关的信仰与实践的统一体，这些信仰和实践把所有的信奉者团结为一个教会的道德团体。”<sup>⑤</sup>故个体通过社会化过程（如教育、宗教仪式等）来模仿或内化特定的规

<sup>①</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68.

<sup>②</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98.

<sup>③</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68-169.

<sup>④</sup> LOWELL P. *Occult Japan, or the Way of the Gods: An Esoteric Study of Japanese Personality and Possessio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5: 103.

<sup>⑤</sup> [法]埃米尔·迪尔凯姆.迪尔凯姆论宗教[M].周秋良,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0.

范与价值观，从而形成一致的社会行为。日本人拥有共同的神道教信仰，他们定期的宗教朝圣仪式，正是一种无意识的集体活动，这有助于归范集体行为，塑造社会共同的价值观。因此，神道教对于日本民族性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洛威尔使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对日本宗教进行了考察研究与价值重估，这为研究日本明治初期的民间信仰提供了实证材料，为后来研究者提供了便利。

洛威尔虽然一直秉持着挑剔严格的科学观察态度，但也难掩他对日本精致传统文化的喜爱。在 1883 年，外国人对日本异国情调的关注接触往往始于器物与建筑等基础的物质层面，洛威尔也不例外。

在某个傍晚洛威尔漫步于东京的街道上，被琳琅满目灯火辉煌的商铺迷得无法脱身。他形容这些店铺与小玩意：

你会发现自已置身于一个名副其实的购物天堂之中，闪烁的星星般的店铺排列组成了一个充满欢乐的世界。……在一开始，你就会不由自主地驻足，沉醉于你所认为的古董小物件之中。……你根本来不及意识到自己就已经沦为了那些精美绝伦的装饰扇子的俘虏了。……整个环境都有一种迷人的魔力。<sup>①</sup>

随后移步换景，他带领读者将视角放远：

瞥见远处有一座更为华丽的建筑。……从它露台的瓦片到覆盖着它的、宛如缀满华丽珠宝披风般并以最优雅的褶皱垂落下来的尖顶，……漆、青铜、颜料在其天花板和侧面铺陈得如此之多，以至于你会觉得艺术仿佛在温暖的氛围中膨胀，变成了热带装饰的繁茂景象，并在这里自然地生长起来。<sup>②</sup>

作为读者完全能够体会到洛威尔被接踵而至的艺术品震撼而感到惊喜的心理“它就是一座矗立在庄严宫廷之中的东方公主，在这里为你提供接待服务。”<sup>③</sup>洛威尔严谨地将这耀眼的异域风情拆解为许多建筑学与宗教的元素，使这座艺术品纤尊降贵，俯身谦逊地接受洛威尔的欣赏品评。他难掩对日本民族雅致古朴的艺术风格的垂爱之情，洛威尔在此刻也对这个民族在艺术文化上的造诣心悦诚服。

尽管西方旅行者对宗教关怀、异国情调与私人体验的探索追寻是对西方现代性的抗衡，但旅行者对于他者的审美观察与支配依然体现了其“帝国的凝视”背后的政治欲望。1884 年写给斯廷森的信中，他对艺伎的艺术和魅力进行了大量描述。他曾这样描述一

<sup>①</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15.

<sup>②</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18.

<sup>③</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19.

位名叫“香鸢尾”（Fragrant Iris）的艺伎：“凝视着她的脸庞和微笑，我忘记了自己是个外国人，也忘记了我的家远在数千英里之外。”在为他泡茶时，那姿态仿佛在进行一场神圣的仪式，充分展现了这些特质。洛威尔对艺伎的描写充满殖民男性凝视，洛威尔将艺伎建构为“顺从的东方女性”符号，一颦一笑均为构建日本异域风情而服务，观察过这样让他直呼“exquisite”的“对象”使洛威尔对日本全民族生活方式及文化产生了整体认知。

在最后一部东方学游记著作《神秘的日本》中，洛威尔认为日本宗教与文化孵育的日本民族“无我”的性格，不仅与艺术和模仿密切相关，“日本还拥有一种‘女性气质’”他将神道教的神秘仪式、萨满教仪式联系在一起<sup>①</sup>，在他看来，违背自身天性的女性会成为“二流男人”，那些试图西化的日本人也将面临同样的命运<sup>②</sup>。洛威尔第二次赴日时目睹日本明治维新“现代化”的变化从而陷入了一种矛盾的心态：他极为喜欢日本文化最古朴典雅的东方韵味，但他同样无法真正肯定其与西方文明平起平坐的地位，因此他心事重重地对日本发出警告。

综合来看，不论是对宗教神秘的解构还是对精巧文化的记述，洛威尔始终在凸显神秘异域的同时有意无意地站在俯视的视角凝视着被解构、评价的日本文化，这种视角与优越感促使他逐渐建立“日本人缺乏个性”的日本观。可以想见的是，洛威尔的这种日本观为他招致了批评，这也是他被诟病最多的地方。例如小泉八云对洛威尔的态度从一开始的崇拜欣赏慢慢变为不满质疑。小泉八云指出：“我并不认为日本人没有个性，只是他们的个性不那么外露，比起西方人来，彰显得比较慢。”<sup>③</sup>福泽谕吉则斥其观点彰显了西方优越论的傲慢。因此洛威尔游记中对日本看似理性的书写暗含着“东方学式”的日本观。

<sup>①</sup> LOWELL P. *Occult Japan, or the Way of the Gods: An Esoteric Study of Japanese Personality and Possessio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5: 102.

<sup>②</sup> LOWELL P. *Occult Japan, or the Way of the Gods: An Esoteric Study of Japanese Personality and Possessio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5: 282-285.

<sup>③</sup> HEARN L. *Glimpses of Unfamiliar Japan*II(*The Writings of Lafcadio Hearn*, V.6)[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2: 385.

## 第二章 洛威尔游记的叙事特点

作为美国波士顿名门之后，洛威尔自幼接受的是西方贵族精英式科学教育，不同于普通旅行者的猎奇记录，洛威尔游记将鲜活的文化降格为实验室中的标本，将理性话语与照片糅合为一份考察笔记。本章要讨论的是洛威尔如何通过对游记叙事策略与艺术风格的把控，将明治维新时期的日本固化为“永恒他者”。

### 一、内聚焦的叙事模式

洛威尔的三本日本游记均选择以第一视角书信体的形式记录他的所见所思，描绘日本的异域风光与文化。徐岱认为“采用第一人称‘我’进行叙述的最大好处，首先在于真实感。”<sup>①</sup>书信体叙事的特点之一便是通过对书信作者内心主观想法的直白剖析，借助其流露出的真情实感，为读者完成细致生动的场景再现。但洛威尔为了凸显其论述的可靠性，并没有选择浓墨重彩的方式对心理与情感体验进行输出。他自诩曾接受过哈佛的精英式科学训练，其叙事的风格更近乎是一位科学家的考察书信——冷静、犀利、客观。他努力地抑制自己奔放真实的情绪，将思考与观察通过大量细节描写鞣制输出成看似“真理”的观点。洛威尔创作目的便是为西方世界传递其在遥远神秘东方亲眼目睹的“客观事实”。如此一来，有着可靠的家族背景背书的洛威尔通过其对日本“可靠严谨”的“考察报告”在西方世界收获了大批拥趸与信任。尤其是小册子《远东之魂》影响了许多西方人对于东方的认知，并吸引着他们不远万里亲赴日本。大名鼎鼎的小泉八云便在其列。

在一部文学作品中，作者要描述某个事件时必定要选择一个视角，按特定的观察视野对事件进行描绘。这就是文学作品创作中所涉及到的叙事视角的问题。热拉尔·热奈特（Gérard Genette）在《叙事话语》（*Narrative Discourse*）中系统化论述了叙事视角的分类问题，他打破了传统“视角”概念的模糊性，反对将“视角”等同于“叙述者身份”（如第一、三人称）<sup>②</sup>，主张用“聚焦”概念区分叙述者的位置与信息的来源。“聚焦”概念指故事信息被体悟和表现的方式，即“通过谁的眼睛看”（聚焦者）和“被谁感知”（感知主体）。热奈特将叙事视角问题转化为更严谨的“聚焦”分析。当聚焦者与某一角色（或人物）重合，叙述者仅传递该角色的感知、思想和情感，不超出其认知

<sup>①</sup> 徐岱. 小说叙事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306.

<sup>②</sup> [法]热拉尔·热奈特. 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 王文融, 译.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0: 147.

范围时，这种聚焦角度被称为“内聚焦叙事”（Internal Focalization）——“叙述者好像是寄居于某个人物之中，借着他的意识与感官在视、听、感、想，所知道的和人物一样多”<sup>①</sup>，这是其聚焦理论（Focalization）的核心概念之一。在此基础上热奈特进一步将内聚焦叙事内分为三种模式，他为读者区分了视角的固定性与流动性：分为固定式、不定式与多重式。<sup>②</sup>固定式内聚焦指整部作品始终通过一个固定角色的视角展开，与其他两种不停切换视角的方式得以区分。

在洛威尔短暂的日本旅居生活中，他始终以一个旁观者“我”的身份与口吻对日本进行观察。也就是说，洛威尔在游记中对一切的风物、民族、文化等元素的感知全部通过“我”这一单一的“固定式内聚焦”视角来表达。他以一种不动声色的方式表达自我欲望诉求，最终借他者来表达自我，完成巩固中心优越感的需求，这也是彰显作者身份意识的一种途径与外在手段。由此可知，这种叙事视角是作家扎根于自我表达的核心需要出发，将视点固定在叙事者一人身上。作家借用第一人称“我”叙述他所看见的世界，叙事者的声音遮掩住了其他角色的发声，经常都是“我如何如何……”的表达，凸显了鲜明的自我形象，并且表明这一切均眼见为实，既最大限度给予了创作者表达的自由，同时也极大地增强了表述的可信度。

洛威尔在《能登》的开头，便交代了自己选择能登旅行的原因：

一天晚上，在东京，我漫不经心地翻阅着日本地图，就像在舞会上初次打量人群那样，目光不经意间被西部海岸一个轮廓神秘、引人注目的省份吸引住了。它在那里显得格外醒目，有着深邃的海湾和突出的岬角。它的名字似乎叫能登；……因为我渴望去踏足别人还没有踏足的东西。<sup>③</sup>

在这里，洛威尔不只是描述自己选择非外国人热门旅行目的地的原因，并且主要通过一段真诚的意识流记录，对他做下决定的心理活动来龙去脉进行描述，产生了一种格外使人信服的亲近感。洛威尔由此巧妙地提醒读者，作为叙事者的“我”是具有血肉的真人，而非什么戏说假托的对象，从此刻起，会诚恳负责地用双眼观察所到之处的现实，“我”是这一过程的见证者，所读即所见。在《神秘的日本》一书中洛威尔这样描述“上刀梯”奇迹：

此时他的姿势堪称壮观，专注的程度让人惊叹，就像他的眼睛一样，他注视着箭的飞行轨迹，整个观众也情不自禁地跟着他这样做。我们没能看到箭头击中目标，转身一

<sup>①</sup> 徐岱. 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223.

<sup>②</sup> [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129.

<sup>③</sup> LOWELL P. NOTO: *An Unexplored Corner of Japa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1: 1-2.

看，只见箭还握在他手中。……究竟是出于经济方面的考虑，还是出于原初罪孽的余孽作祟，这我就知道了。不过，他不止一次地如此欺骗我们，就像他那神圣的基座上转了个个儿一样。有一次他碰巧撞到了一棵树上，人群为此鼓掌欢呼。<sup>①</sup>

洛威尔身临其境的描述使读者完全投入地想象着表演现场的画面，其真实性自不待言。但读者不难从他对表演者因“经济”原则而假装射箭的戏谑评价与“欺骗我们”的表述中窥出洛威尔解构日本神秘内核的欲望，他试图通过科学的方式来验证东方的幼稚与落后：“我们这里，说谎是缺乏聪明才智的表现，而非聪明过头。……因为随着商业交易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增加，讲真话已成为一种经济上的必要。没有它，贸易会立刻停滞。我们整个的商业体系，是现代的机制。东方直到我们将其引入才知晓。”<sup>②</sup>

洛威尔将商业视为现代发达社会的标志，他认为日本由于先天局限性与幼稚的发展层级仅靠自身发展永远无法突破现代性，必须依靠西方布道式的引进传播。以“文明——野蛮”“现代——传统”的二元对立框架描述日本。

洛威尔在三部日本游记中，充分运用了“内聚焦”叙事模式，将潜藏的隐喻嵌入到陌生的异域空间，用看似可靠地口吻讲述着他重构后的日本文化与发展状态。但单一视角的叙述在其真实可靠性上仍旧存疑，暗流涌动。正如威廉·谢尔曼（William H. Sherman）指出的：

在18世纪开始大量涌现奇幻的游记和伪造的旅行记述……其作者必须在已知与未知之间，传统说教与娱乐要求之间，以及在个人兴趣与赞助人、雇主和君主的利益之间寻求平衡。鉴于这些多样化的目的，早期游记作家常常在提供乐趣与实用指导之间……左右为难。这些修辞上的挑战，再加上他们经历的新奇性，使得游记作家面临着真实性和可信度方面的严峻考验。<sup>③</sup>

在某种程度上，游记的叙事模式也呼应了韦恩·布斯（Wayne C. Booth）在《小说修辞学》<sup>④</sup>中提出的“不可靠叙事者”（Unreliable Narrator）概念。这一概念指代叙事作品中那些可信度存疑的叙述者，他们的叙述可能与文本中的隐含事实或读者的判断存在偏差，甚至刻意误导读者。因此，尽管作家们总是喜欢言之凿凿情真意切<sup>⑤</sup>，比如宣称“在遥远的地方亲眼所见”，亦或是采用第一人称以目击者的身份进行叙事，但其叙述策略与目的的复杂性决定了创作本身无法挣脱个人选择、臆测、偏见和误解的束缚，

<sup>①</sup> LOWELL P. *NOTO: An Unexplored Corner of Japa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1: 78.

<sup>②</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78.

<sup>③</sup> SHERMAN W H. *Stirrings and searchings (1500-1720)*[M]/P. Hulme and T. Youngs.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31.

<sup>④</sup> [美]韦恩·布斯.小说修辞学[M].华明,胡晓苏,周宪,译.北京:北京联合出版公司,2017.

<sup>⑤</sup> 欧阳文秀.鲁德亚德·吉卜林游记研究[D].石河子:石河子大学,2021.

游记作品与真实情况之间仍旧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旅行写作并不是实际发生的旅程的客观记录，它深受旅行者的异国经验与先在认知等固有文化的影响。

## 二、空间性的叙事思维

在二十世纪后期西方文论的思想领域，形成了学术界已经公认并且命名的“空间转向”。毋庸置疑，世界是空间性的。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指出：“空间不仅是物质和存在的载体……空间是社会生活的产物”<sup>①</sup>他重点强调了空间具有的社会属性，消解了传统物理与观念二元对立的思维逻辑，建立了涵盖“物质——精神——社会”三大层面的“三元辩证法”。他将其对应概括为共时性原则下的“感知的（perceived）、构想的（conceived）和生活的（lived）”维度。“感知的”意为“空间的实践”，即侧重于描述人通过社会性的创造行为推进了社会空间的产生；“构想的”意为“空间的表征”（representations of space），表现为知识精英团体对空间的抽象概念化的设想；“表征的空间”（representational spaces）融合了以上两个概念，它既指涉感知的物理空间也连接了想象空间，是人真正居住的“生活空间”（lived space），表现为承载了人基于该空间产生的象征性联想并留下了鲜明的情感印记。

虽然洛威尔平静理性的叙事达成了使叙事者“半隐身”的效果，但需要指出的是，他对日本的游记书写糅合了一种社会性的空间思维，微妙地体现了空间思维对创作者叙事的影响。

在叙事层面上，洛威尔采用一种“空间蒙太奇”的空间表征式叙事策略。这是一种通过空间并置、叠加或交错来构建意义的美学与叙事手法。它源于电影理论中的“蒙太奇”（Montage），但强调要突破时间线性逻辑，转而重视空间的多维性、共存性与矛盾性。洛威尔把注意力放在了很多人特色的空间中，用词朴素写实，例如当他看到了雅致精巧的日式园林空间，他选择了“古朴、河流、优雅、花朵”<sup>②</sup>等词语来描绘；当看到异域风情的寺庙宫殿，他选择了“瓷砖、镶着宝石的山墙、华丽斗篷、优雅的褶皱、东方的公主”<sup>③</sup>等话语；当描写火车车厢时，他运用“标本、审视、小丑、闹剧”<sup>④</sup>等词语来表现日本社会的缩影；当回忆在能登旅途中登高所见的风景时，他给予的评价是“田野、拼花地板、全景图、平淡、痛苦。”洛威尔选取的空间意象涉及日本的自然景观与富有特色的人文景观。同时，他也对现代性生活方式与古朴神秘的本土宗教建筑予以观照，在游记中将不同维度的空间元素编织在一起，通过叙事的画笔为读者渲染神秘的日

<sup>①</sup>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M]. trans. Donald Nicholson-Smith. Oxford: Blackwell. 1991: 30.

<sup>②</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29.

<sup>③</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19.

<sup>④</sup> LOWELL P. *NOTO: An Unexplored Corner of Japa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1: 37.

本印象。读者能够清晰地感受到洛威尔的价值取向：他认为明治维新为日本带来的现代化变革宛如东施效颦，对其模仿西方的学习尝试不以为然。当他面对符合预设印象的日本传统元素，洛威尔往往试图将空间凝固为“前现代标本”，来服务于西方对“纯粹东方”的消费欲望。

洛威尔游记中的书写叙事呈现出跳跃式空间切换的特点，他试图为西方读者献上一册由他规划编纂的“东方画册”。这具体表现为他热衷将观察对象剥离原生历史语境，从纯粹的个人审美与认知角度出发，重新对观察对象的性质与价值进行洗牌评判：优雅的日本传统文化意象与滑稽的现代性（包括服饰、建筑等）元素在同一空间被并置、叠加、融合，凸显了空间的张力感与矛盾感。虽然与列斐伏尔“空间表征”概念稍有出入的是，洛威尔并非什么权威的专家，他认知中对日本空间的二次设计也并非有殷厚的专业学识背书，但其对东方“社会集体想象物”的思维惯性与经年积累的亲身体验赋予了他“贴近社会、源于社会”的空间观察视角。洛威尔通过空间表征式的演绎书写，将日本成功地纳入其“传统——现代”的殖民等级秩序中，把日本空间建构为殖民话语中未被现代性腐蚀的异托邦，而这些异托邦则是用于补偿工业时代的缺陷，充当未被工业污染的自然乐园。这种浪漫化实质则是东方主义的怀旧剥削陷阱，将日本冻结在“永恒的传统”中以供消费。这彰显了洛威尔在面对日本时的权力心态，在某种程度上，他与“专家”所代表的官方权威与精英力量正遥相呼应。由此可见，洛威尔的日本书写表现出了其空间表征式的叙事思维。

罗伯特·塔利（Robert T. Tally Jr.）认为叙事是人类了解世界，或者说赋予世界意义的基本方式。实际在叙事的过程中，作者为读者提供了一份能进入文学神奇空间的通关地图，因此叙事凭借搭建文本世界的本领也就具有了空间维度的意义。梳理塔利的思想接受脉络可以得知，他曾受到列斐伏尔、詹姆逊等人的空间思想的启发引导。塔利指出：“使用‘文学绘图’这个术语，我只是想讨论作家的写作实践：他们如何以比喻的方式表征叙事或文本中的社会空间，以及个体或集体与更大的空间、社会、文化整体之间的关系。”<sup>①</sup>关于“文学绘图”的含义，方英认为：“以地图绘制喻指文学写作，尤其是通过‘叙事’完成的创造性表征，揭示了写作等文学活动乃绘制主体与更宏大的时空整体的关系，并探究文学如何表征并建构这一整体性。”<sup>②</sup>换言之，文学绘图实质上可以理解为通过叙事对社会“表征性空间”进行书写。“表征性空间”可以理解为指对生活空间的理解，它不仅关联真实的物质性的空间，还关联意象和符号存在的空间。因此，对文本中社会空间叙事的观察可以着眼于叙事者如何赋予符号化的空间以复杂的情感与象征性的联想。

洛威尔在游记中对社会生活空间也做出了叙事尝试。他在《神秘的日本》中细致地

<sup>①</sup> TALLY Jr R T. *Topophobia: Place, Narrative, and the Spatial Imagination*[M].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2019: 131.

<sup>②</sup> 方英. 文学绘图:文学空间研究与叙事学的重叠地带[J].外国文学研究,2020,2:39.

描述了许多“神圣空间”的场面：“神龛被安放在房间的‘尊位’，在神龛的后面，放置着一幅名为‘奥山诸神’的卷轴画。在神龛前方约五英尺处，在神圣空间的正中央，放着一个带底座的多孔陶碗，碗里堆着一堆香烛。”<sup>①</sup>他对神道教秉持着一种复杂的情感。起初，他只是将其视为构成日本神秘异域“套话”的机械组成要素；但随着洛威尔对神道教的了解日渐深入，他惊讶地发现随便一场乡村的奇迹（miracle）表演竟拥有召集全村人出席的号召力：

与此同时，乡间悄然热闹起来。随处可见的小女孩背着婴儿最先出现，她的伙伴们随后跟上……他们与这场奇迹的配合，就像日本画中的背景一样低调而自然。实际上，他们身上带着一丝牛一般的狂热恍惚之态……整个乡村的人都来了……不管怎样，这里的人群规模庞大，达到了数百人之多，涵盖了各种年龄、体型和状况。<sup>②</sup>

这种奇迹的演绎更多地是一种全民性质的表演活动，国民基础相当深厚。可见这种似乎并不符合科学原理的神秘仪式深深植根于绝大部分日本人的文化基因符号。洛威尔对神道教的各式科仪场面颇不吝笔墨。他介绍道，与奇迹表演的泛表演性、娱乐性不同，日本百姓遇到困难往往会求助专业的神道教科仪为自己排忧解难。其中，人与神进行沟通的仪式叫做“化身”（incarnation）；而人与人进行沟通的仪式叫做“出神”，包括催眠与附身。神道教的仪式举办大概率事出有因，例如请神降临后向神明询问事宜或是治疗病症等原因。洛威尔意识到神道教早已和日本人的生活水乳交融，已不再是纯粹晦涩的宗教秘事，而是承载着日本民族的信仰，成为一种生活方式与情感寄托。

他的叙事在此基础上逐渐融入了自身对“神圣空间”的理解与实践：

这些净化祈祷文极其令人印象深刻……随着歌声渐高，它听起来像罗马教会那种庄严的行进仪式，却又与之不同。它一路唱着，触动了人们心中的一根弦，再次唤起了我对那座山的记忆，眼前又一次浮现出能登的那座山峰，看到那长长的朝圣者的队伍稳稳地沿着山坡向上行进。……毫不夸张地说，这种信仰力量对信徒的影响力是何等巨大！……如此这般，祈祷接踵而至，净化着心灵。……将人带入一种如同大海般的无限广阔的感觉之中。人感到心满意足，内心空无一物，处于那种半癫狂的状态。<sup>③</sup>

在《神秘的日本》后半部分，洛威尔引出了他基于神道教的认知对日本民族个性的

<sup>①</sup> LOWELL P. *Occult Japan, or the Way of the Gods: An Esoteric Study of Japanese Personality and Possessio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5: 129.

<sup>②</sup> LOWELL P. *Occult Japan, or the Way of the Gods: An Esoteric Study of Japanese Personality and Possessio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5: 72.

<sup>③</sup> LOWELL P. *Occult Japan, or the Way of the Gods: An Esoteric Study of Japanese Personality and Possessio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5: 148-150.

评价：日本人由于缺乏个性所以化身与出神格外容易得到实现。至此，这些神圣空间不再只是纯粹的符号，洛威尔赋予了叙事对象以深厚的文化意蕴与深刻的情感体验，通过自身沉浸式的空间体验在一定程度上解构了“空间的表征”式叙事，凸显了洛威尔游记书写的空间性叙事特点。

结合以上对空间性叙事的讨论，需要指出的是，洛威尔对游记叙事的空间分类与编码化处理方式将日本纳入了西方的认知框架，使日本成为西方文化“解剖规训”的客体。这种心态背后彰显的是被权力裹挟的知识暴力。玛丽·路易斯·普拉特（Mary Louise Pratt）指出：“帝国在帝国的权力中心创造一种强迫性的需要，不断向自己呈现并再现其边缘及他者，因为帝国依赖于他者才能了解自己。”<sup>①</sup>洛威尔从空间视角出发对日本的书写微妙地体现了作为权力话语的发出者特有的地位，他以审判者的身份，借助符号化、扁平化“他者”的策略来完成自我认知的建构。这种想要迫切确认西方文明优越于东方的先验认知与企图，在某种程度上加深了洛威尔对异域文化的偏见，使东西方权力关系愈发根深蒂固。

### 三、印象化的叙事风格

洛威尔的游记风格呈现出一种巧妙的张力——即学术话语与诗化语言的巧妙融合，这可能要归功于洛威尔对于叙事者身份的跳跃式处理。洛威尔具有双重身份，首先，他既是科学的观察者，拥有理性审慎的观察态度和科学严谨的思维方式；其次，他作为一种异域文化的局外人，时常以游客的身份对这异域风光评头论足。这种丝滑的身份跳跃习惯使洛威尔的游记呈现出一种“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美感。而本章着重探讨洛威尔的印象化风格。

洛威尔的话语风格常常表现为“淡如秋菊”，他喜欢以旁观者的视角冷静写实地俯察着他的观察对象，事无巨细，佐以照片印证，如同在完成理性写实的科学考察笔记。

“洛威尔笔下那种敏锐地触及真相的犀利、尖锐的刺痛感，是他的风格所特有的，它令人痛苦地缺乏同情心——有点像梅菲斯特式的东西，让我感到毛骨悚然。”<sup>②</sup>小泉八云这样评价洛威尔的文笔。洛威尔在《远东之魂》的开篇这样描述东亚地区民族的情况：

外来的异族入侵犹如一场瘟疫降临到他们头上。尽管中国是唯一一个历经征服却依然存续的国家，但其征服者在精神上却总是沦为被征服者的门徒。……无论我们考察远东的哪个地区，其精神历程都如出一辙，只是情节有所不同。……这就像约旦河，从山

<sup>①</sup> [美]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M]. 方杰, 方宸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5.

<sup>②</sup> BISLAND E.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Lafcardio Hearn*[M]. Boston: Houghton, Mifin Co, 1906: 200.

间清泉涌出，短暂流淌后便汇入死海。因为它们的生命力早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耗尽。那时，它们的文明在其更深层次的发展中已然达到巅峰。<sup>①</sup>

洛威尔虽然常被诟病“喜欢先下结论再费力论证”，但他的议论方式与话语并不故弄玄虚晦涩难懂，他喜欢通过娓娓道来的方式来讨论真相。洛威尔在这本小册子中笃定地宣称日本因缺乏个性早已陷入发展停滞的境地，将其与西方的高歌猛进势头悄悄对比“拉踩”。洛威尔如此犀利的“判词”与看似“入木三分”的深刻见解使他的书籍在西方掀起过轰动。当小泉八云第一次读到《远东之魂》时，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中说：“我有本书给你，一本令人震惊的书，一本了不起的书！但我希望你能保证逐字逐句地去读它，每一个字都生气勃勃，这是关于东方的书中最好的一本，虽然不厚，可它的内涵超过了我所有关于东方的藏书，而且是个美国人写的！这本书的名字是《远东之魂》。”<sup>②</sup>小泉八云对洛威尔游记的过分褒扬让我们注意到它在19世纪80年代对美国公众的强大影响。不得不说，洛威尔典型的理性写实风格使得他的游记在读者眼中显得较为可信，其在读者群体中如此受青睐也多半归功于此，虽平淡但也如秋菊般余韵悠长。

洛威尔的诗化语言呈现出一种鲜活的“印象化”的风格。“印象派”一词可追溯到十九世纪后期法国的一个绘画流派，后面才衍生拓展到文学领域，则指代一种通过聚焦感官印象与简短用语打造视觉盛宴的创作风格。印象主义的作品多表现为客观世界投射在心灵世界的缩影，通过以上的手法演绎出一种瞬时的、有光晕的、情绪化的氛围特点。这种特征导致作品的部分遣词气质与科学考察时的线性逻辑语言完全不同：它随着叙事者内心情感生发的状态进行铺陈，不再只是严肃地复刻品评各式场景，而是在此基础上融入了洛威尔的性格底色特征与审美，用诗性语言渲染异域情调氛围，凸显潜意识中权力与美学共谋带来的冲击交锋感。

洛威尔喜欢将客观世界中各种印象片段进行自由摆放，并巧妙融入自身的气质，隐晦地传递自己对客体的感受和体验，最终达到情景交融的境界，使被呈现的事物暧昧地暗示着被赋予的象征意义。他这样描述能登田野的落日：“山峰在东方天空的映衬下显得格外突出，呈金黄色，再到玫瑰色，然后渐渐地褪去色彩……以至于它们的堤坝似乎在日落的幻觉中漂浮着。”<sup>③</sup>晚照的斜阳从炽热的暖色调逐渐萧瑟，“金黄—玫瑰红—淡—灰”的颜色变换赋予空间以流动感，涌进了读者的脑海，他对同一场景在不同光线下的反复描绘，与莫奈（Claude Monet）《干草堆》系列的创作理念有异曲同工之妙。再如：

<sup>①</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9.

<sup>②</sup> HEARN L.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Lafcadio Hearn*, V.14[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22: 87.

<sup>③</sup> LOWELL P. *NOTO: An Unexplored Corner of Japa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1: 80.

海水平静得像睡着了一样，晨雾中泛着金黄色的光，闪耀着抛光的铜器般的光泽。……但这种氛围却让人产生一种奇特的、如梦似幻般的宁静感。这片海域如此富饶、如此金黄，仿佛将这个世界的小角落包裹在一片属于自己的幸福山谷之中，而我手中烟斗冒出的烟雾则如自然的香薰般飘向身后，萦绕在天地之间。<sup>①</sup>

洛威尔将视觉、触觉等体验进行通感互文处理，读者印象里便只余一片暖洋洋的金色光芒，“梦幻”“光泽”“灵性”与“幸福”等感觉如思绪跳跃翩跹于脑海之中。使读者不禁想起莫奈的《冬季塞纳河上的落日》，仿佛意境与印象可以跨越山海，东西方可以隔万里相呼应。印象主义的秘诀在于捕捉光线赋予的神圣瞬间，洛威尔慨叹地为读者定格了日本午后海面上的那个梦幻瞬间，体现了洛威尔对印象主义“瞬间感知”创作手法的青睐。

洛威尔热衷于用各种碎片化意象拼贴描绘各种异域场景，努力将感官冲击带来的心灵体验用语言重新编织成奇幻梦境。洛威尔曾记录过一次出海时坐在瞭望台吊篮里眺望风景的体验：

荒芜的旷野应该成为阅读浪漫小说的绝佳场所。那种孤独、奇异以及摇摇欲坠的摇篮般的晃动，足以将外界的一切隔绝在外。在某个五月的清晨划着船去那里，然后爬上巢穴独自坐在半悬于海面上空的半空中，那种感觉应该会是一种全新的体验。……当然，如果有烟斗的话则更棒了，它应该能让人产生一种非常愉悦的心境，此时很适合阅读一部法国小说。<sup>②</sup>

洛威尔此处倒没有“抄近道”式的使用任何感官描写来营造氛围印象，他颇为克制地调用了寥寥数语来描绘避世山水间惬意消遣的场面。他对场景进行恰到好处的留白处理，零落的意象却能通过巧妙组合形成扑面而来的画面感。“荒芜、隔绝、颤动、悬在海的上空、烟斗、独自阅读法国小说”难掩其中丰盈盛大的浪漫气息。阅读行为本是平常事，但洛威尔能将其从常规的空间处境中剥脱，将读者的视角置于海天一色的空中，阅读因“陌生化”而成为奇妙张力的写照。遗世独立而天人合一——这是洛威尔寄予读者所能幻想的最汹涌澎湃的美好印象与身临其境般的阅读体验。读者不难从中觉察出洛威尔心中对浪漫自由的悸动与渴望，这是他作为知识分子端肃面孔下被尘封的性格底色。

他的作品能够在十九世纪诸多游记中脱颖而出与他浪漫的印象化风格不无关系。

<sup>①</sup> LOWELL P. *NOTO: An Unexplored Corner of Japa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1: 114-115.

<sup>②</sup> LOWELL P. *NOTO: An Unexplored Corner of Japa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1: 131.

### 第三章 洛威尔的日本观

萨义德认为“东方几乎是被欧洲人凭空创造出来的地方。”<sup>①</sup>18世纪末期以来，“东方”（The orient）成为一种操纵性话语，表现为一种被话语权力虚构的神秘故事，一种通过对东方“主观想象和有意建构”而行使权威的西方政治话语霸权，这个观念重写了旅行写作即真实可靠的传统思想，揭示了“理性时代”所谓真实的旅行叙述的荒谬与假面。

在跨文化的接触与交流的过程中，正如玛丽·路易斯·普拉特所认为：“所谓‘接触地带’（contact zone）就是迥然不同的文化彼此遭遇、冲突、格斗的空间，往往表现为非对称的支配与从属关系”<sup>②</sup>在两者权力的博弈场域中，文化之间会表现出一种处于不均衡权力关系的共存互动状态。一方通过将对方进行符号化处理彰显话语的权力底色，同时凸显主体性；而另一方作为被凝视、分类、支配的对象便摇身一变成为了传说中被想象建构的“他者”。东方作为一种等待被发现、观察、戏说的客体正被笼罩在东方主义的浓雾中。

#### 一、洛威尔的“东方学”式日本观

萨义德对“东方学”从三种维度下了定义，其中第三种维度的定义指“通过做出与东方有关的陈述，对有关东方的观点进行权威裁断，对东方进行描述、教授、殖民、统治来处理东方的一种机制。简言之，将东方学视为西方用以控制、重建和君临东方的一种方式。”<sup>③</sup>这体现在东方无法自我表述只能被代言的后殖民身份与通过对“他者”进行权力凝视的西方地位。不难看出，萨义德支持并沿用了福柯的“知识权力理论”。福柯在《知识考古学》中首次提出了“话语”这一理论概念，他认为话语是由符号构成的，而“影响、控制话语运动的最根本的因素是权力，话语与权力是密不可分的，权力控制是通过话语来实现的”<sup>④</sup>。显然，他借鉴了尼采的“权力意志”理论，把权力概念植入到了其话语之中，着重关注文本背后的文化历史脉络与权力话语关系。

福柯在《规训与惩罚》<sup>⑤</sup>中提出了以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的“圆形监狱”

<sup>①</sup> [美]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1.

<sup>②</sup> [美]玛丽·路易斯·普拉特. 帝国之眼: 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M]. 方杰, 方宸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7:9.

<sup>③</sup> [美]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4.

<sup>④</sup> 黄华. 权力、身体与自我: 福柯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5:83.

<sup>⑤</sup> [法]米歇尔·福柯. 规训和惩罚[M]. 刘北成, 杨远婴译. 北京: 三联书店, 2007.

(panopticon) 理论为基础的“全景敞视主义”。正如其讨论的那样,福柯主张将这种监狱模型视作是权力规训的空间表现形式,其会成为一种具有强大渗透力的具有普世性的社会规训风潮,将适用的对象无限扩大,任何人都会在这样的空间设计下无意识地完成自我规训。在某种程度上,东方学作为一门日渐成熟的学科,会成为西方先入为主的思维架构,这体现了西方世界试图凭借知识权力努力控制东方的意图。如果东方长期处于被西方包围式“凝视”的氛围下,是否也会如同处于一个被敞视的“文化霸权”的囚笼,逐渐按照西方的设计建构去实现自我规训,进而无法逃脱西方话语的陷阱?

日本则正是处于这种“东方学”的凝视处境下,寻求艰难转型的契机。其中,洛威尔的“东方学”式日本观则是这种凝视主体的典型宣言。对于美国人而言,南北战争对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起到了巩固作用,同时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推进加持下,美国的国力得到了大幅增长,成为西方帝国主义世界“打头阵”的选手之一。而日本则作为处于“明治维新”时代发展关键纽点的东方国家,正在经历着封建传统与外来文化博弈的漩涡,面临着即将迈入现代化的阵痛取舍,这正是洛威尔初次访问“远东”地区时遇见的日本。洛威尔的日本观被高度浓缩于《远东之魂》这本小册子中。谈及他的讨论习惯,他热衷于先做出主观论述再竭力寻找例证来证明,表现为青睐使用学术性话语对日本进行一锤定音式地诊脉,这也是他为后世诟病之处。日本洛威尔协会(日本ローエル協会)火星课长南政次认为,《远东之魂》对美国人日本观的形成起到了根深蒂固的作用。他承认对日本的洞察也很敏锐,但是洛威尔塑造的观点是演绎性的,更接近意识形态。<sup>①</sup>

洛威尔通过对民族发展历史根源与社会集体结构的分析,得出了他最核心的日本观——即“日本人没有个性”(impersonality),只擅长“模仿”。

洛威尔首先从“个性”(individuality)与“家庭”方面着手描写日本。洛威尔首先开门见山对日本人的思维方式作出了评价“日本人就是用倒立的姿态奇怪地看世界,他们的看法认知都是荒谬的……目前,我们对这些人一知半解,于是给他们一种精神发展的半文凭,称为半文明。”<sup>②</sup>这段论述难掩洛威尔之傲慢,带着身后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凝视着日本人,并为其归为低级的一档,进而“无论我们考察远东的哪个部分,我们都会发现它的精神历史都是相同的”。通过对远东地区中、日、韩三国文明的源头脉络进行比较,他认为整个远东地区的文明皆是从外界抢掠而来,缺乏真正的民族根源:

中国、日韩都是相继拥有原本不属于任何一方的文明,它们在享受不属于他们的东西时所表现出的急切与满足使我强烈地想起社会中那个无忧无虑的阶级,他们宁愿靠有问题的贷款生活,也不愿自己工作谋生。就像这些人一样,大自然最终都会让远东人为

<sup>①</sup> 村上昌己. 2004年穴水・ローエル会議(報告)[EB/OL]. (2004-10)[2025-03-01]. [https://www.kwasan.kyoto-u.ac.jp/~cmo/cmomn4/LC\\_Report.htm](https://www.kwasan.kyoto-u.ac.jp/~cmo/cmomn4/LC_Report.htm).

<sup>②</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5.

缺乏本金付出高昂的代价。<sup>①</sup>

他还强调，整个日本民族的生命力“如同约旦河的历程从山间的泉源中涌出，在短暂的存在之后，就流入死海……在一千多年前就已耗尽。”<sup>②</sup>这种论述在今天看来极为荒谬浅薄，即使洛威尔选择使用严肃的学术性话语也难掩其心中的成见。他最后得出了结论：日本人只会通过拼命嫁接进口思想到祖宗的树干上，一千年前从中国进口思想；而现在从西方进口，没什么两样。洛威尔试图总结一个规律：“不同温度带，人类、国家的表现不同：追随夕阳脚步时，自我意识更加强烈，而进入黎明时，自我意识逐渐消失。”<sup>③</sup>洛威尔将作为夕阳之国的“美国”与日出之国的“日本”进行线性序列的比较，无疑日本排在了非常靠后的位置，与美国人拥有的强烈自我意识根本无法相提并论，是民族文明落后与幼稚的表现。

在“家庭”这一章中，他试图分析从社会角度分析影响日本人“无个性”的因素。这里洛威尔倒是较为敏锐地观察到日本作为东亚儒学文化圈一员的“父权制”典型表现，他观察到日本社会的家庭父权制、婚姻习惯与祖先崇拜传统。“婚姻成为商业交易，孩子是提线木偶……日本人的主体性大概只体现在操控着下一代”<sup>④</sup>；甚至还发现了日本社会喜欢过“虚岁”生日，他理解为“对个人诞生日的忽视”，认为日本社会过于重视集体；“死亡是东亚人个体真正存在的开始，因为成为了祖先，祖先比活着的人更加重要”。

综合以上的观察，洛威尔得出了关于家庭的结论：“就这样，家庭从一种自然的关系变成了一种极不自然的社会不合时宜的东西。漂泊生活的松散束缚变成了固定习俗的枷锁。原本互利的纽带变成了限制，年轻人无可救药地被束缚”<sup>⑤</sup>，他认为日本“缺乏个性”的原因正源于日本集体主义社会对个人权利的扼杀与漠视。就这样，“日本人缺乏个性只擅模仿”为洛威尔的日本观奠定了理论基调，成为了《远东之魂》一书一脉相承的逻辑表述。“我们已经看到了远东是多么令人印象深刻地缺乏个人主义。……如果说个性是衡量一个民族文明程度的自然标准，那么缺乏个性就表明这个民族在种族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sup>⑥</sup>为“日本人”贴上的标签暴露了洛威尔极力想掩饰的权力话语，这种论述不可否认在明治维新时期日本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更多的是为塑造落后东方形象的叙事服务，日本的“他者”形象处境随着洛威尔游记在西方世界的畅销变得愈发根深蒂固。

洛威尔的日本观论述还表现在他盛赞日本国民擅长艺术却缺乏想象力与科学天分。

<sup>①</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3.

<sup>②</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9.

<sup>③</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4-15.

<sup>④</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32.

<sup>⑤</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38.

<sup>⑥</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213.

在“自然与艺术”一章中洛威尔对日本的风光艺术文化颇多溢美之词。如在《能登》的旅途中，洛威尔用与《远东之魂》截然不同的温和口吻颇有兴致地描绘能登半岛的风景，有列车驶过埃丘平原正值黄昏的稻田，邂逅了“藏红花色、玫瑰色的天空……晶莹剔透的水田”<sup>①</sup>；有俯视月夜下的荒原雪峰“侘寂如异星球”……他对于风景的描绘会统一加上“如画美景”的评价，这是一种对异域风情的个人想象的投射，景观不仅是“被观看的对象”，其被符号化的过程也彰显着其中的权力运作。“凝视本身就是不对等关系的表现，体现的是一种权力话语，一种意识形态压抑，一种权力摄控的象征。”<sup>②</sup>猎奇仅仅是表象，权力才是深层的心理。

洛威尔这样表现深谙艺术之道的日本：“这是远东与生俱来的权利……它永远不会隐藏。从最高的王子到最卑微的农民，艺术是至高无上的。”<sup>③</sup>大自然是日本人艺术灵感的源泉，赏花品茶游山逛水，日本对于自然宇宙独特的偏爱成就了他们艺术上独一无二的品味与嗅觉。洛威尔以东京商业区和寺庙宫殿作为两种代表性符号景观，前者代表了精美绝伦的工艺品，后者则表现了庙内富丽堂皇、价值连城的宗教法宝。洛威尔评价说：“有一种神奇的让人感受到‘美的沉静’的力量，这是日本生活的两种不同之处。在某一点上，熙熙攘攘的街道和安静的寺庙是相似的，都有一种无名的优雅，使两者变得美丽。”<sup>④</sup>日本颇具异域风情的浪漫艺术气质成为建构洛威尔想象中的日本的必要元素。但洛威尔在称赞“搞艺术是远东人的本能”<sup>⑤</sup>的同时，也指出日本所谓的精神停滞是为艺术付出的可怕代价。

他不忘强调“艺术品位与想象力关系不大，虽然远东地区（中国、日本）的艺术成就令世界惊叹，这只是由于他们的品味，但感官的敏锐与想象力无关……远东人是最缺乏想象力的……他们靠陌生化激发新鲜感，远东人民最显著的特征之一便是缺乏奇思妙想。”<sup>⑥</sup>洛威尔试图列出中日拿火药做烟花而不是军火的例子来证明日本没有科学可言的论点。他认为想象力与精神的等级挂钩，日本如此“幼稚”，必然在科学与技术方面难以望西方项背。洛威尔基于他自身的背景与偏见，固执地赞扬艺术品位却批评与现代化相关的事物，这种日本观正是他试图操纵东方的欲望投射。

萨义德《东方学》中认为：“与所有那些被赋予诸如落后、堕落、不开化和迟缓这些名称的民族一样，东方是在一个生物决定论和道德—政治劝谕结构框架中被加以审视。因此，东方就与西方社会中的某些特殊因素（犯罪、疯子、女人、穷人）联系在一起，这些因素有一显著的共同特征：与主流社会相比，具有强烈的异质性。”<sup>⑦</sup>

<sup>①</sup> LOWELL P. *NOTO: An Unexplored Corner of Japa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1: 80-2.

<sup>②</sup> 王岳川. 二十世纪西方诗性哲学[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89.

<sup>③</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21.

<sup>④</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20.

<sup>⑤</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11.

<sup>⑥</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213.

<sup>⑦</sup> [美]爱德华·W·萨义德. 东方学[M]. 王宇根, 译.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1999:263.

洛威尔并不满足于描绘日本的现状，因此除了以上两点论述，洛威尔还试图通过描述日本宗教预测日本的未来。其宗教观依旧表现为对民族个性薄弱的嘲讽与民族灵魂停滞的预测。在此基础上，洛威尔特别抨击了日本关于“模仿”引人发笑的低级行径。

其关于宗教的论述以 1889 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洛威尔于 1883 年第一次访日期间，他对于日本宗教观的认知表现为“重佛轻神道”佛教与基督教相比，旨在“净化自我，让我们永远失去所有的自我意识……并且肯定了个人精神的消亡比生存更幸福”<sup>①</sup>整个日本民族在佛教的指引下表现为“抽象的沉思，而非行动”；而在 1889 年洛威尔第二次访日后，他对于日本的宗教的认知彻底变化，他开始全面的重视起神道教，并于 1895 年出版《神秘的日本》。他经过“实证主义”观察得出了与前文一致的结论：这个民族正是由于“自我个性的缺乏”才容易进入恍惚状态，整个民族彬彬有礼的举止暴露出其背后缺乏精神活动。

洛威尔使用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方法与科学摄影手段对日本神道教的仪式进行了解构式书写，但刻意表现日本神秘化与异域化的非理性特质，近乎于献给西方读者的一份“日本宗教实验室报告”，通过对神道教教仪进行归类研究与病理化书写，洛威尔将东方纳入了西方的知识体系当中，完成了对日本形象的再建构。

艾布拉姆斯曾针对文学批评做过一个“镜与灯”的论述，他解释道“一个把心灵比作外界事物的反映者，另一个则把心灵比作一种发光体”。需要指出的是，这个经典的比喻在东方学这里也完美适配。东方的形象是西方基于自身想象所投射的产物，为了攫取资源而建构的东方反映了西方的姿态。因此这种反映之镜与文学的“镜与灯”比喻有异曲同工之妙。<sup>②</sup>洛威尔的日本观究其共性可以总结为：日本是缺乏个性、依赖模仿而生存的幼稚文明。

他对“日本缺乏历史进步意识”的宣称掉入了文化本位主义的窠臼，服务于西方文明的优越论。由此可见，东方学家对所谓因果规律、抽象推论并没有经过严谨的考量，往往根据个人经验与感触草率地得出结论。这种被粗暴提炼的主观性感受成为了“东方思维”青睐的养分，而洛威尔将日本纳入其“停滞的东方”叙事也正是如此。

苏珊·桑塔格指出：“有关异域的游记总是把‘我们’和‘他们’对立起来——人们对这种对立的关系的看法大同小异。古典和中世纪的旅行文学大多讲述‘我们文明、他们野蛮。’”<sup>③</sup>因而，旅行写作的流行，一方面满足了西方大众旺盛的好奇心，一方面也迎合了读者希望通过野蛮文明来印证自身强大的优越心态。正如在近代旅行写作中，没有旅行者会认为自己是野蛮人，他们热衷于通过对他者的记述自然而然地打造自我“文明社会”形象。郭少棠曾提到“旅行的目的在于打开耳目，吸取新见闻，所以在旅

<sup>①</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85-187.

<sup>②</sup> [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郇稚牛,张照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序言.

<sup>③</sup> [美]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M].陶洁,黄灿然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326.

行时，一直存在着相对于自己、被自己所观看考察的‘他者’。但在观看他者的过程中，自我主体同时也观察自己，或是被眼前所见影响而改变了自我。”<sup>①</sup>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洛威尔们得以扮演凝视者、审判者与解构者，在东方“他者”面前彰显自我的权力地位，凭借广为传播的“日本观”巩固东方在国际社会中的圈囿处境。洛威尔的游记正是其身后美国资产阶级工业文明与东方传统文化交锋时折射出的璀璨的光芒。

## 二、洛威尔日本观的发生学考察

游记不仅仅是旅行作家之间对话的产物，也是不同文明之间对话的产物。旅行者在接触外国文化时，会根据自己固有的价值观对外国做出判断。旅行可以被视为两个社会之间互动的复杂产物，而这两个社会本身都在变化。因此，根据洛威尔日本游记中的描写视角来追溯根源，可以了解彼时日本正在经历的变化并能反向推出对神秘东方感兴趣的美国读者的价值观及关注点。

洛威尔最核心的日本观表现为认为日本是缺乏个性，只擅长模仿的幼稚民族分别表现在社会、民族性格、宗教以及艺术等方面。“我们已经看到，远东地区是多么地缺乏个人色彩。如果个体化是衡量一个民族所达到的文明高度的自然标准，那么缺乏个体化就意味着在竞争中处于相对落后的地位。因此，我们应该在这些人当中发现某些其他特征，这些特征与较低的发展水平相符。”<sup>②</sup>对其日本观的发生学考察可以从两个维度展开讨论——即外部环境的束缚与个人经历的影响。

首先从时代背景与外部环境的催化角度对洛威尔的日本观进行讨论。

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随着科技日新月异地发展，各种新技术层出不穷并被迅速投入到工业生产实践中，这大大提升了经济的发展速度。与此同时，当时新兴的石油钢铁工业经历了快速增长时期，开始形成新的上层阶级。施特劳斯指出，“为了适应时代变化、巩固上流清教贵族的社会地位，洛威尔家族很快将财富投资于各种当地文化企业。……他们普遍关注科学文化事务，特别是高等教育。随着时间的推移，优越的经济地位转化为强烈的社会和文化优越感。”<sup>③</sup>

而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许多美国人对工业革命抱着一种矛盾态度。洛威尔并非彻底抨击工业文明，相反他只是寻求缓和其过度行为。此时的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时期，随着改革的推进，日本逐渐打开国门逐渐与世界接轨。格里菲斯（William Elliot Griffis）的游记使日本走入了美国读者的视野，1876年举办的费城世界博览会为日美关系打开了

<sup>①</sup> 郭少棠. 旅行：跨文化想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5.

<sup>②</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213.

<sup>③</sup> STRAUSS D. *The Culture and Science of a Boston Brahmin*[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4.

新世界的大门。<sup>①</sup>评论家对日本展出的漆器和陶器赞不绝口。博览会让美国中产阶级见识了日本工艺品的美丽。这场成功的展览也预示着美国公众的关注点发生了重大转变，他们希望在日益丑陋的城市环境中引入审美维度。<sup>②</sup>这场文化交流的意义在洛威尔的游记中表现为对于日本人优雅精致的民族艺术的高度赞赏。

洛威尔对日本的可能源于一场讲座。洛威尔父亲奥古斯塔斯·洛威尔（Augustus Lowell）在波士顿创办了洛威尔研究所（The Lowell Institute）为公众举办学术讲座。洛威尔的父亲希望在1882年举办一系列关于日本的讲座来激发公众的兴趣并拓展认识。于是，他邀请了爱德华·西尔维斯特·莫尔斯（Edward Sylvester Morse）——美国著名的动物学家和东方学家进行宣讲。洛威尔和他的表弟被讲座深深吸引住了，对日本的兴趣如同藤蔓在心中滋长。随后洛威尔便动身前往日本。

施特劳斯在其主持整理的洛威尔书信集的序言写道：“当洛威尔到达东京时，他加入了由莫尔斯指导的他的堂兄威廉·斯图吉斯·比奇洛（William Sturgis Bigelow）所在的国际团体，这个团体汇集了英美流亡者以及精通英语且渴望使日本西化的日本贵族和知识分子。”<sup>③</sup>

他们所在的团体实际上从属于规模更大的一个国际活动圈子，其核心人物是英国研究日本问题的权威专家霍尔·张伯伦（Basil Hall Chamberlain）。当洛威尔抵达东京时，张伯伦及其朋友们正致力于记录并保存日本传统生活方式，这就不得不提在其中推动项目进行的重要角色——日本亚洲学会（Asiatic Society of Japan）。该学会热衷于组织发表有关研究日本传统文化的论文，形成了浓郁的日本研究氛围。洛威尔积极加入了这个充满活力且博学多才的组织，并经常活跃于“鹿鸣馆”（Rokumeikan）俱乐部；此外他们还参加了日本亚洲协会举办的会议以及诸多社交活动——茶会、舞会等等。此外，他们与一些懂英语的日本人保持着亲密的交往。涌井隆指出：“洛威尔在东京交往的日本人主要是能流利使用英语的精英人士。例如宫冈恒次郎、高岭秀夫等人都有留学经历，尤其是后来与洛威尔家族保持密切交往的宫冈恒次郎，自幼接受英语教育，几乎就像土生土长的英国人。”<sup>④</sup>

他们中的许多人学习了日语。目前，洛威尔的日语水平仍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1921年出版的洛威尔传记中记载，“他能流利地说日语。”<sup>⑤</sup>但据施特劳斯所述，他在东京的邻居梅森（William Betts Mason）在对这本传记的评论中提到了另一种观点，梅森声

<sup>①</sup> HARRIS N. *All the World a Melting Pot? Japan at American Fairs, 1876-1904*[C]// Akira Iriye. *Mutual Images: Essays in American-Japanese Relatio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24-54.

<sup>②</sup> STRAUSS D. *The Culture and Science of a Boston Brahmin*[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121.

<sup>③</sup> STRAUSS D. *Percival Lowell: Collected Writings on Japan and Asia Volume 1: Journal & Newspaper Articles and Letters*[M]. Tokyo: Synapse Edition, 2006: intro5.

<sup>④</sup> 涌井隆. パーシヴァル・ローウェルは日本人と火星人をどう見たか[C].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際言語文化研究科.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異文化としての日本」記念論文集. 名古屋: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際言語文化研究科, 2009: 53-62.

<sup>⑤</sup> LOWELL A L. *Biography of Percival Lowell*[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5: 8.

称：“即便洛威尔能够用日语交流和写作，他也从未表现得特别流畅或准确。”<sup>①</sup>因此，洛威尔不同于小泉八云（虽然后者对日语也谈不上特别精通，只是表现为一种洋泾浜式的“赫恩话”<sup>②</sup>）能够广泛地与日本人交往，并在定居日本后能够长期沉浸式地融入日本社会，从生活中获得一手资料与信息；洛威尔对日本的认知与态度部分是由他与这个国际化圈子的共同关注影响的。

张伯伦曾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他是真正蜚声国际的日本研究学者。但即便他采用学术研究的方法去研究日本，也无法彻底摆脱西方中心论的视角。对于张伯伦来说，文明只属于西方；而东方则是无知愚昧的代名词。在《日本事物志》（*Things Japanese*）的序言中，张伯伦写道：“与我们而言，古老的日本是妖精的巢穴，它是小巧可爱而又使人不可置信的国家。……对于日本人来说，西方是无法抵抗的国度，那里居住着恶魔与魔法师。……我们物质的伟大当然会完全迷倒他们。”<sup>③</sup>张伯伦也认为日本文化是“模仿的产物”，他强调日本文化的实用性与适应性，认为其本质是“对外来文明的巧妙改造”。这一点与洛威尔日本游记中体现的日本观遥相呼应。可以说，这种立足于西方中心主义的日本观察视角与氛围深深地影响了洛威尔的思考。

除了在鹿鸣馆的圈子中社交，洛威尔对日本的认知也与他的一些独特考察经历相关。需要指出的是，不同于普通的外国旅行者，身为波士顿贵族的洛威尔能够接触到不对外开放的稀缺事物并造访一些较为私密的神圣空间。佐藤利男记录道：

在明治二十四年（1891年）左右，他拜神道教管长芳村正秉为师，开始进行深入研究。同年夏天，他为了解山岳信仰的实际情况，登上了木曾御岳。明治二十六年（1893年），在芳村管长的劝说和介绍下，他终于去到了伊势神宫。具体的日期现在已不清楚，但洛威尔带着当时内务省阿部社寺局长的介绍信抵达神宫。神宫方面热情款待了他，并安排巫女担任向导，甚至允许他进入正殿内部。洛威尔在神前不仅保持了严谨的研究态度，更是肃然起敬，以虔诚的信仰之心行跪拜之礼。<sup>④</sup>

洛威尔原本对神道教是不屑一顾的，他认为：“因此在考察远东的宗教时，无论是从性格方面还是相反的角度来看，我们都可以将神道教排除在外，因为它与这个主题并无特别的关联，它所起的作用只是间接地助长了这些民族对自然的崇拜这一天性倾向。”但在1890年日本改革派大臣森有礼遇刺事件后，他意识到这种观点略显浅薄，他开始正视神道教作为日本国民宗教的地位与存在价值，并试图探究神道教与日本民族性之间

<sup>①</sup> STRAUSS D. *The "Far East" in the American Mind, 1883-1894: Percival Lowell's Decisive Impact*[J].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993, 2(3): 226.

<sup>②</sup> 牟学苑. 拉夫卡迪奥·赫恩文学的发生学研究[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0: 138.

<sup>③</sup> バジルチェンバレンホール. 日本事物誌[M]. 高梨健吉, 译. 东京: 平凡社, 1969: 11.

<sup>④</sup> 佐藤利男. 米人パーシヴァル・ローウェルの神宮参拝[J]. 『瑞垣』, 1975, 107: 76.

的关系。洛威尔在芳村正秉的带领下观察了许多仪式的现场，真正近距离地深入感受原汁原味的日本宗教文化，并留下一手的详细资料。这也是洛威尔能够在同时期诸多走马观花式的东方游记中脱颖而出的重要原因。

此外，还应从洛威尔成长经历与自我认知的束缚维度对其日本观的形成进行追溯分析。

珀西瓦尔·洛威尔出生于美国马萨诸塞州波士顿具有代表性的上流社会清教徒世家，富甲一方。珀西瓦尔的父母凯瑟琳·劳伦斯（Katharine Lawrence）和奥古斯塔斯·洛威尔（Augustus Lowell），分别是劳伦斯和洛威尔这两大棉花工业巨头的后裔。<sup>①</sup>洛威尔家族在商业成功的基础上，为后裔们积累了大量财富。成长于这样的家庭，洛威尔自幼接受了良好的贵族精英教育，他幼年随父母游历欧洲，曾就读于波士顿、巴黎的私立学校。他成年后返回波士顿进入哈佛大学学习。著名数学家本杰明·皮尔斯教授曾评价他：“是他见过的最杰出的学者之一，并暗示如果他能全身心投入其中，就能接替他的教职。”<sup>②</sup>但这种提议被洛威尔婉拒。洛威尔是一位资深的旅行爱好者，少年时期就开始和家人出门远游。1876年毕业之后，他与他的同窗好友哈考特·阿莫里（Harcourt Amory）一起开启了一场盛大的旅行。“在欧洲度过了整整一年……他们还游历了英国诸岛和欧洲大陆。……不过尽管他写了很多信件，并且记了日记……他还与哈考特·阿莫里一起去了巴勒斯坦和叙利亚，他对旅行的喜爱算是初步形成了。”<sup>③</sup>

他已经在频繁旅行的经历中养成了写信件、日记等文字来记录的习惯。这样来看，洛威尔选择用文字记录日本的旅行经历便也顺理成章。其兄在洛威尔传记中这样解释洛威尔撰写日本游记的缘起：

他保持警觉，观察、研究、思考他所看到或听到的一切。事实上，在不到两周的时间里，他就发现了两件后来导致他进行仔细研究并撰写书籍的事情。在6月8日写给母亲的一封信中，在形容他所感受到的日本人与西方人之间的差异时，他写道：“再者，也许‘非人格主义’是解开日本之谜的一把钥匙。”这种观点在他当时看来是相当新颖的，因为在他看来，日本人的这种非人格主义是他们文化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这种观点在他后来的著作中得到了进一步的阐述和论证。<sup>④</sup>

从传记的论述中可以推测，洛威尔得出的“日本人缺乏个性”结论与当时一干描写日本花园、茶室、艺术等内容的游记相比格外新颖有趣，并且洛威尔本人也深深被日本

<sup>①</sup> STRAUSS D. *The Culture and Science of a Boston Brahmin*[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intro3.

<sup>②</sup> LOWELL A L. *Biography of Percival Lowell*[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5: 6.

<sup>③</sup> LOWELL A L. *Biography of Percival Lowell*[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5: 7.

<sup>④</sup> LOWELL A L. *Biography of Percival Lowell*[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5: 10.

文化所吸引，前人不曾探讨过的想法在洛威尔看来格外值得抢占先机。这或许也是洛威尔决定撰写日本游记的重要原因。

从洛威尔的成长经历来看，他自幼受到的贵族教育培养了洛威尔严谨理性的思考方式；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洛威尔日本游记采用了一种类似于科考笔记式的严谨犀利的文风。在他的成长过程中，家庭为他提供了丰厚物质供养，其所属的清教徒贵族阶层环境也给他灌输了种种价值观与意识，使他潜意识会产生一种君临天下的优越感。因此，尽管洛威尔努力保持客观的旁观视角，但在面对异邦文化时，洛威尔会不自觉地采用居高临下的俯视视角倒也算顺理成章。

对于洛威尔来说，个性既是他身份的核心要素，也是他生活中最重要的部分。他个性张扬自我，追求自由独立，拥有对生活的巨大热情与生动的想象力。但他生活的环境让他难以忍受：波士顿那种拘谨压抑的氛围——要求人受人尊敬、服从权威、谨小慎微地表现自我；清教徒的价值观——包括努力工作、保守、自我克制和低调。这对洛威尔和他同时代的人来说是一种负担。洛威尔所遭受的压抑没有具体说明，但毫无疑问，个性与规训的矛盾冲突无可避免。随着冲突逐渐升级，洛威尔与父亲的关系彻底恶化。他的父亲是一个典型的保守传统的清教徒商人，认为作为长子的洛威尔应当按照规矩生活，这使得洛威尔毅然放弃家族长子的位置，为了离开沉闷无聊的波士顿开始“云游四方”，按照自我的指示探索世界。

尽管洛威尔之前的传记作者忽略了这一点，但这种紧张关系的证据是微妙而明确的。虽然洛威尔为他父亲写的讣告似乎是褒扬的，但仔细阅读就会发现，他对父亲的某些特质深恶痛绝。洛威尔认为他的父亲缺乏个性（impersonality）——他正是用这个词来形容东亚人，他认为这些人缺乏想象力和创造性。

由于这样的成长经历，洛威尔在对待“个性”问题上较为敏感。故当洛威尔嗅到日本社会与波士顿清教徒相仿的沉闷压抑气质后，他敏锐地对日本民族“缺乏个性与自我意识”产生了先入为主的预判认知。尽管洛威尔努力站在客观理性的视角观察这一异域文化，但或许其潜意识中的反叛与偏见终将建构洛威尔对日本高高在上的俯瞰姿态。他在给妹妹艾米·洛威尔的信中写道：

阅读达尔文或赫胥黎的自传，正如你所料，正是那些被亲属认为不合时宜的东西最能引起读者的兴趣。比如说达尔文少年时代的道德观。因为这类事件是人性化的，因而能引起人的共鸣。完美无缺的身份地位不会激起那些想象力贫瘠人的兴趣。总之，请阅读我随信附上的一些文章，看看你的反感是否减轻。<sup>①</sup>

<sup>①</sup> STRAUSS D. *Percival Lowell: Collected Writings on Japan and Asia Volume 1: Journal & Newspaper Articles and Letters*[M]. Tokyo: Synapse Edition, 2006: 26th diary“Flagstaff”Aug30.01

施特劳斯指出，包括洛威尔在内的那一代人深受赫伯特·斯宾塞（Herbert Spencer）的影响，斯宾塞先于达尔文提出适者生存的观点，洛威尔同样是“进化论”的铁杆粉丝。因此，在洛威尔看来，事物的发展必须按照从“未开化”进化到“文明”的时序。

洛威尔显然痴迷于一个单一的过程……他陶醉于一个系统的逻辑。在这个系统中，所有现象都可以被期望沿着某些预定的道路发展。这样的系统提供了一个可预测和有目的的未来的保证，即使斯宾塞已经摒弃了上帝的观念。毕竟，这个体系是按照发展规律表现的……已经从原始混沌中诞生了先进的工业社会。斯宾塞的理论也吸引了洛威尔，因为它给了他调查各种现象的许可。<sup>①</sup>

因此，洛威尔凭借他的观察力在揭露日本缺乏“个性”后判定：日本人除了模仿之外，不可能有新的创造，在人类文明发展序列上排在靠后的位置。

洛威尔探讨了一个在美国人心中的核心日本问题：现代化的日本会挑战西方霸权吗？洛威尔对美国的读者好奇与忌惮之处心知肚明。他在《远东之魂》中清楚地宣称其科学成就不如艺术成就。鉴于洛威尔是日本艺术的忠实崇拜者，这表明洛威尔需要向自己和他的读者保证，艺术成就并不是一个社会的最高成就衡量元素。事实上，他用了两页的篇幅来证明日本人未能掌握现代科学的原理，以防读者会错过了重点。<sup>②</sup>他的目的在于既迎合读者想要了解异域精致艺术文化的猎奇心，同时却不至因其发展现代科学技术而对西方构成威胁，让读者安心阅读。

然而 1889 年洛威尔第二次赴日后惊奇地发现日本正按部就班地走在现代化的工业发展道路上，这使他感觉别扭又有些忌惮，因为他在《远东之魂》中预见的停滞显然已经烟消云散，迅速被实质性的变化替代。洛威尔曾于 1890 年 11 月在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发表了一篇名为《日本改革者的命运》<sup>③</sup>的文章，讲述了森有礼在颁布宪法当天清晨被暗杀的事件以及公众对此的反应。他对被暴徒杀害的森有礼表示同情，肯定其现代化改革决策的正确与魄力，同时也批评了刺客西野文太郎，认为刺客西野是“没有人情味的”。洛威尔对于日本的现代化进程一直怀揣矛盾的心理：他一方面赞美日本传统文化，希望其永远停滞下来，保持东方的神秘；一方面觉得保守的力量反而扭曲了进步的方向，这愈发显得日本无可救药，印证了他对于其民族“幼稚”的印象。令洛威尔颇为不解的是日本民众竟然自发为行刺者组织祭奠活动并歌颂肯定他具有武士的胆量和智慧。

施特劳斯认为，洛威尔选择专门创作《神秘的日本》来介绍神道教神秘仪式这一主

<sup>①</sup> STRAUSS D. *The Culture and Science of a Boston Brahmin*[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98.

<sup>②</sup> 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111-113.

<sup>③</sup> LOWELL P. *The Fate of a Japanese Reformer*[J]. *Atlantic Monthly*, 1890(11): 680-693.

题，很大程度上受到了改革派大臣森有礼遇刺所引发的社会反应的影响。于是洛威尔决定正视“神道教”，重新研究这个日本宗教与日本民族的联系。在洛威尔与妹妹艾米的信件中，他玩味地描述了一幅狐仙附身的织锦画：“这在当地是一种很常见的神经症状，至少人人都知道有谁被附身。狐仙通常从指甲的根部进入人的身体，这种进入方式真是奇特。他们通过与神父签订正式契约来驱除狐仙，比如在特定时间向特定神社供奉一定数量的糕点，狐仙就会同意离开。奇怪的是，双方竟然都信守承诺。”<sup>①</sup>

洛威尔在面对深奥的神道教的原始表现形式时也感到不安。作为一名科学家，他坚信理性主义，但这些神道仪式本身就暗示着这是无法用科学术语来解释的另一维度的现象。于是他只好规矩地像照相机一样将神秘仪式的环节和细节记录成日本宗教志，成为西方权力知识版图中的一块。虽然乃亲眼所见，但洛威尔面对与固有认知大相径庭的奇观时，为了自洽只好将一切解释为民族个性的问题。按照洛威尔的逻辑，他坚信一切根源在于日本民族过于缺失个性自我从而易被神灵附身占有，这个现象从侧面印证了他对于日本观的猜想：日本民族缺乏个性自我，这使他们喜欢遵照外来事物或是祖先、神灵的指示生活。

综合以上几点不难看出，洛威尔对于日本的观察始终似隔着一层纱，羁留日本的西方精英们的看法如同一面透镜横亘在洛威尔与真正日本生活之间，他眼前的是经过某些思想折射过滤后的“理想的日本”。因此与小泉八云相比，洛威尔在日旅居数年始终没有扎根深入到日本社会当中，一直充当着旁观者的角色。

尽管如此，洛威尔日本游记的价值在今天仍旧值得肯定。虽然在今日洛威尔的日本观多被诟病，但需要指出的是，他的日本书写不仅体现了严谨的创作态度，亦有客观真实的摄影作品在旁提供佐证，在某种程度上与社会调查报告颇有几分相似，具有相对较高的可信度。此外，洛威尔的游记内容颇为丰富，一方面他能够因身份、圈层接触并记录普通旅行者轻易无法观摩体验的“对象”；另一方面他的游记书写能够使一些边缘群体在史册中留下渺小却深刻的足印，而这往往是被传统政治叙事遗忘的角落。因此洛威尔的日本游记为明治时期的日本社会研究提供了有力的佐证材料，具有独特的史料价值。

洛威尔从日本返回美国后便将重心转向了天文学的研究。他在《火星及其运河》第一章开头便写道：“自古以来，旅行和探索就以奇怪的方式吸引着那些对世界充满好奇、血液中充满冒险精神的人。离开熟悉的景象和面孔，向未知的世界进发，就像磁力一样吸引着勇敢的人去努力……自从人类诞生以来，这种精神就激励着人们去探索这个世界。”<sup>②</sup>洛威尔的这种口吻与他对能登的描述异常相似，斗转星移但不变的是“冒险探索”这一人生主题。回过头看，洛威尔极有可能将日本与火星等量齐观，将其视作同样

<sup>①</sup> STRAUSS D. *Percival Lowell: Collected Writings on Japan and Asia Volume 1: Journal & Newspaper Articles and Letters*[M]. Tokyo: Synapse Edition, 2006: 22th diary. “80 Titotsugicho Akasaka Tokyo may 11.93”

<sup>②</sup> LOWELL P. *Mars and its canals*[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06:3.

的可供观察研究的未知“他者”。于是他保持着热情、好奇与探险的欲望，将凝视的目光转向了深空宇宙，继续人生探索的旅程。

## 结语

珀西瓦尔·洛威尔自幼接受的是精英教育，但家族的规训与他对个人自由的追求产生了极大的矛盾。为了摆脱以父亲为代表的家族束缚，也为了遵从内心的热爱，云游四海成为了他坚定的选择。如同十九世纪其他亲赴东方一探究竟的西方旅行者一样，他也选择了创作游记，特别是其中的《远东之魂》获得了读者热烈的反响。希汉(W. Sheehan)认为：“在日本，珀西瓦尔·洛威尔至今仍然被认为是二十世纪一百位最重要人物之一。这更多是因为他在有关远东外交活动中所发挥的作用以及他所著的有关远东的书籍，而非因为他对火星的研究思考。”<sup>①</sup>

洛威尔数次奔赴日本却只呆了寥寥数年，始终以局外人、旁观者的角色满怀好奇地与日本隔纱相望。因为他拥有较高的修养，故能够相对较为理性地对日本进行书写。但由于自身的阶级、文化背景的桎梏，洛威尔无可避免地会站在凝视者的一方去俯视日本，其评价也不乏东方主义色彩。他分别从喜爱模仿的民族性格、崇尚集体的社会宗族观念、缺乏个性成分的语言特征、全民信仰神道的宗教特征等方面着手书写，集中论证了其最核心的日本观点——“日本人是缺乏个性自我的幼稚民族”。他喜欢先下结论后演绎论证，这样的习惯使他写出了一些使人啼笑皆非的评论。与张伯伦相比，洛威尔被衬托地像一个略显笨拙业余的东方观察者。张伯伦对洛威尔的评价敏锐地指出了这一点，批评了洛威尔演绎推理的方法与繁冗华丽的文体。

虽然张伯伦在日本研究领域的地位无可撼动，但西方读者为洛威尔着迷的缘故却也不难理解。即便他在学术严谨程度上不尽如人意，可他最大的魅力在于文字中氤氲的诗性浪漫与探索世界的昂扬姿态。

洛威尔的游记在带领读者身临其境的基础上也尝试引导着读者拔高视野。他上能站在宏观文化的高度严肃地与游记预设的读者们隔空分析日本民族的肌理，例如《远东之魂》为美国读者心中“擅长艺术的精灵民族”画龙点睛，揭示了这个民族的灵魂印记，细细讨论了其社会、家庭、婚姻、语言、宗教、艺术等方方面面的情况，而非浮于皮毛，走马观花。他下能带领读者走过这个国家的山山水水与亭台楼阁，用真诚有趣的语言亲昵地和读者交流真实的感想，宛如在和一位两世纪前的挚友通信，很是熨帖。

洛威尔拥有一个极富生命力的自由灵魂，他生性追求自由独立，个性张扬自我，拥有对生活的巨大热情与生动的想象力。毋庸置疑，或许家族殷厚的财富赋予他随意探索人生的底气。但生在如贾府一般规矩繁冗的清贵世家，他作为家族的长子却能演绎与贾

<sup>①</sup> SHEEHAN W, MEARA S J O'. *Mars, The Lure of The Red Planet*[M].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01: 125.

宝玉截然不同的人生。故事的主角没有出现在家族的证券办公室，而是追随自己的兴趣向神秘的东方与九天繁星走去。他是一个浪漫潇洒的人。不论是在日本旅居的洛威尔，还是在亚利桑那州的天文台观察火星的洛威尔，不论遥远亦或是玄奥，他做到了真正尊重自己的兴趣并珍视自己的所有体验与感悟。他通过文字向读者表现的是率真自由、充满冒险精神的纯粹人格魅力。

洛威尔作品的影响力无须赘述。以洛威尔为代表的 19 世纪西方游记往往呈现出单向凝视性的叙事特点，具体表现为作者作为观察者，采用内聚焦式视角对异国文化进行描述和评价，往往带有一种权威性和确定性。这种单一的叙事视角在跨文化交流中往往难以避免不经意流露的文化优越感与刻板印象。

那么，洛威尔游记中的日本书写对现代跨文化交流有什么启示呢？或许从多重视角融入、剖析一事物反而容易取得意想不到的收获。现代的游记出现了对话性书写的新奇样式，例如日本作家多和田叶子的作品《飞魂》<sup>①</sup>，主人公在日语和德语之间切换，体现了双语思维的碰撞。这样的对话性书写打破了单一视角，创造了多声部的叙事和音效果。既强调了不同文化、语言之间的互动和交流，也展现了不同身份的流动性和复杂性，消弥了“他者”与“自我”之间的权力差距，从而解构了刻板印象中的东方主义，为读者提供了一种更开放、更包容的视角来理解文化差异，为跨文化写作模式提供了新的启发。在新的时代，如何在跨文化文学交流的书写中克服偏见？如何超越单一的文化框架，在对话和交流中寻找新的意义？诸如此类的问题还需要更多的研究者对此加以关注。

---

<sup>①</sup>[日]多和田叶子. 飞魂[M]. 金晓宇, 译. 开封: 河南大学出版社, 2019.

## 参考文献

### 中文参考文献

#### 一、专著

- [1][美]爱德华·W·萨义德.社会的批判:文化和帝国主义[M].李琨,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2][美]爱德华·W·萨义德.东方学[M].王宇根,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
- [3][美]戴维·哈维.后现代的状况[M].阎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
- [4][法]亨利·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M].刘怀玉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21.
- [5][日]井上清.日本现代史第1卷明治维新[M].吕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
- [6][英]杰拉德·德兰蒂.现代性与后现代性:知识,权利与自我[M].李瑞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2.
- [7][法]加斯东·巴什拉.空间的诗学[M].张逸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3.
- [8][德]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M].黎鸣,李书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
- [9][美]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M].何晴,译.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16.
- [10][美]罗伯特·塔利.空间性[M].方英,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 [11][美]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 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郇稚牛,张照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 [12][法]米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M].谢强,马月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
- [13][英]迈克·克朗.文化地理学[M].杨淑华,宋慧敏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14][美]玛丽·路易斯·普拉特.帝国之眼:旅行书写与文化互化[M].方杰,方宸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7.
- [15][法]米歇尔·福柯.规训和惩罚[M].刘北成,杨远婴译.北京:三联书店,2007.
- [16][英]齐亚乌丁·萨达尔.东方主义[M].马雪峰,苏敏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
- [17][法]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 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 [18][英]斯图尔特·霍尔.表征——文化表象与意指实践[M].徐亮,陆兴华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3.
- [19][美]苏珊·桑塔格.重点所在[M].陶洁,黄灿然等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8.
- [20][日]町田甲一.日本美术史[M].上莫邦富译.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88:229-330.
- [21][美]W.J.T.米切尔.风景与权力[M].杨丽,万信琼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4.

- [22][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M].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22.
- [23][美]约翰·布林克霍夫·杰克逊.发现乡土景观[M].俞孔坚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6:17.
- [24]陈悼,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
- [25]郭少棠.旅行:跨文化想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 [26]高玉炜.垄断与合意:晚近现代性中的权力问题[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17.
- [27]郭方云.文学地图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20.
- [28]黄遵宪.日本国志[M].天津:中西学堂,1994.
- [29]胡亚敏.叙事学[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
- [30]乐黛云,张辉.文学传递与文学形象[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 [31]罗钢,刘象愚.后殖民主义文化理论[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
- [32]龙迪勇.空间叙事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
- [33]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34]牟学苑.拉夫卡迪奥·赫恩文学的发生学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
- [35]王岳川.二十世纪西方诗性哲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89.
- [36]汪民安.身体、空间与后现代性[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 [37]徐岱.小说叙事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306.
- [38]叶舒宪.文学与人类学[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 [39]周冠群.游记美学[M].重庆:重庆出版社,1994.
- [40]周宁.跨文化形象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4.
- [41]周宁,周云龙.他乡是一面负向的镜子:跨文化形象学的访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 [42]张德明.旅行文学十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21.

## 二、学位论文

- [1]胡晨曦.罗伯特·塔利的文学空间理论研究[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23.
- [2]刘芮伊.维多利亚时代女性旅行家伊莎贝拉“伯德”的中日游记研究[D].北京:北京外国语大学,2022.
- [3]刘亚茜.伊莎贝拉·伯德的明治日本观察[D].长春:东北师范大学,2023.
- [4]聂卉.1840-1911年英国女性来华游记研究[D].北京:北京大学,2012.
- [5]欧阳文秀.鲁德亚德·吉卜林游记研究[D].石河子:石河子大学,2021.
- [6]王丹丹.热奈特的叙事话语理论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16.
- [7]叶家春.空间书写与他者化过程[D].成都:四川大学,2021.
- [8]张俊萍.试论形象学中的“乌托邦”与“意识形态”的二元交融——以薛福成出使日记为

例[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9.

### 三、期刊论文

- [1] 安宁,朱竝.他者,权力与地方建构:想象地理的研究进展与展望[J].人文地理,2013,28(01):20-25+47.
- [2] 蔡春华.东洋迷梦:西方视野中奇异的“他者”[J].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6):70-74.
- [3] 陈晓兰.旅行写作、帝国叙述、异域再现:当代英美“旅行写作”研究述评[J].中国比较文学,2016(1):153-163.
- [4] 杜平.迷恋与焦虑——西方的“东方情结”试解[J].社会科学,2004,(06):116-121.
- [5] 段宇晖.论 19 世纪来华美国传教士书信游记中的风景凝视[J].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2022,29(02):89-98+113.
- [6] 胡大平.地理学想象力和空间生产的知识——空间转向之理论和政治意味[J].天津社会科学,2014,(04):4-12+61.
- [7] 黄丽娟.关于移动空间的书写:旅行文学批评谱系及其跨学科交叉阐释[J].外国文学,2021(2):134-144.
- [8] 陆扬.空间理论和文学空间[J].外国文学研究,2004,(04):31-37+170.
- [9] 李勇.形象学的文化转向[J].人文杂志,2005,(06):103-105.
- [10] 柳士军,柳集文.19 世纪美国作家域外游记研究考察[J].牡丹江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03):67-74.
- [11] 马建国.怎样讲述“他乡”的故事——从文化差异谈“异域”游记的写作[J].中国记者,2000,(10):50-51.
- [12] 孟华.从艾儒略到朱自清:游记与“浪漫法兰西”形象的生成[J].中国比较文学,2006,(01):72-83.
- [13] 牟学苑.小泉八云《陌生日本之一瞥》中的日本形象[J].大众文艺,2011,(16):134.
- [14] 马汉广.福柯的异托邦思想与后现代文学的空间艺术[J].文艺理论研究,2011,(06):100-106.
- [15] 牟学苑.西方早期日本学中的神道研究[J].世界宗教研究,2013,(01):185-188.
- [16] 田俊武.西方旅行文学研究:从湮没到勃兴[J].外国文学研究,2024,46(02):150-164.
- [17] 王宁.东方主义、后殖民主义和文化霸权主义批判——爱德华·赛义德的后殖民主义理论剖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02):54-62+128.
- [18] 王小伦.文化批评与西方游记研究[J].国外文学,2007,(02):56-63.
- [19] 王建平.19 世纪美国圣地图记文学与东方叙事[J].外国文学评论,2008(1):96-105.
- [20] 王敏钊.富士山:日本文化符号的建构与传播[J].中央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22,(02):161-171.
- [21] 解佳.中国旅行文学研究的述评与展望[J].旅游论坛,2023,16(01):123-131.

- [22]尹德翔.跨文化旅游研究对游记文学研究的启迪[J].中国图书评论,2005,(11):21-23.
- [23]杨保林.旅行文学三题[J].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6(06):134-137.
- [24]杨金才.英美旅行文学与东方主义[J].外语与外语教学,2011,(01):79-83.
- [25]阎嘉.戴维·哈维的地理学与空间想象的维度[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3,40(06):72-79.
- [26]闫爱华.风景研究的文化转向——兼评米切尔的《风景与权力》[J].广西社会科学,2016,(06):191-196.
- [27]叶家春.人文地理学视域下的文学空间批评关键词:地理学想象[J].中外文化与文论,2020,(01):179-191.
- [28]周宪.旅行者的眼光与现代性体验——从近代游记文学看现代性体验的形成[J].社会科学战线,2000,(06):115-120.
- [29]张月.观看与想像——关于形象学和异国形象[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03):110-114+119.
- [30]张文武.试析游记的史料价值[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04):122-124.
- [31]张瑾.明治时期西方人的日本观探析——以小泉八云和张伯伦为例[J].外国问题研究,2009,(04):15-19.
- [32]张德明.旅行文学、乌托邦叙事与空间表征[J].国外文学,2010,30(02):58-65.

## 外文参考文献

### 一、作品文本

- [1]LOWELL P. *Occult Japan, or the Way of the Gods: An Esoteric Study of Japanese Personality and Possessio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5.
- [2]LOWELL P. *NOTO: An Unexplored Corner of Japa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91.
- [3]LOWELL P. *The Soul of the Far East*[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888.
- [4]LOWELL P. *Ontake*[M]// The Authors Club. *Liber Scriptorum*. New York: The Authors Club, 1893: 365-375.
- [5]LOWELL P. *Fuji: the Sacred Mountain*[J]. *Scribner's Magazine*, 1888, 4(3): 364.
- [6]LOWELL P. *The Fate of a Japanese Reformer*[J]. *Atlantic Monthly*, 1890(11): 680-693.
- [7]LOWELL P. *A Comparison of the Japanese and Burmese Language*[J].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1891(19): 583-597.
- [8]LOWELL P. *Esoteric Shinto*[J]. *Transactions of the Asiatic Society of Japan*, 1893(21-22): 106-135,152-197,241-270.

## 二、专著

- [1]ADAMS P G. *Travelers and Travel Liars, 1660-1800*[M]. New York: Dover Pubns, 1980.
- [2]Ashmead, John. *The Idea of Japan, 1853-1895: Japan as Described by American and Other Travellers from the West*[M]. New York: Garland Pub, 1987.
- [3]BISLAND E. *The Life and Letters of Lafcadio Hearn: Volume 2: Boston*[M]. Boston & New York: Houghton Mifflin Company, 1906.
- [4]CHAMBERLAIN B H. *Things Japanese*[M]. London:Kelly & Walsh, 1905: 250.
- [5]CLARKE J J. *Oriental Enlightenment: The Encounter Between Asian and Western Thought*[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7.
- [6]COX R A. *The Zen Arts: An Anthropological Study of the Culture of Aesthetic Form in Japan*[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2.
- [7]HENNING J M. *Outposts of Civilization:Race, Religion, and the Formative years of American-Japanese Relations*[M]. New york: NYU Press, 2000.
- [8]HULME P, MCDUGALL R. *Writing, Travel and Empire: In the Margins of anthropology*[M]. London and New York: I.B. Tauris and Co. Ltd, 2007.
- [9]JOHN W. *Landscape*[M]. New York: Routledge, 2007.
- [10]JULIA K, Paul S. *Travel Writing, Form, and Empire: The Poetics and Politics of Mobility*[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9.
- [11]LOWELL A L. *Biography of Percival Lowell*[M]. New York: The Macmillan Company, 1935.
- [12]LOZERAND E. *Japan as the Absolute 'Other'*[M]. Practices of Comparing: Towards a New Understanding of a Fundamental Human Practice. Bielefeld: Bielefeld University Press, 2020: 229-256.
- [13]Pratt M L. *The Imperial Eyes: Travel Writing and Transculturation*[M].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08.
- [14]SHEEHAN W, MEARA S J O'. *Mars, The Lure of The Red Planet*[M]. New York: Prometheus Books, 2001.
- [15]Shōichi Saeki, HAGA T. *Masterpieces on Japan by Foreign Authors*[M]. Takiro Terasihta, translated. Singapore: Springer, 2023.
- [16]SPURR D. *The Rhetoric of Empire: Colonial Discourse in Journalism, Travel Writing, and Imperial Administration*[M]. Durhan &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3.
- [17]STOUT J P. *The Journey Narrative in American Literature:Patterns and Departures*[M]. West-port, CT: Greenwood Press, 1983.
- [18]STRAUSS D. *Percival Lowell: Collected Writings on Japan and Asia Volume 1: Journal & Newspaper Articles and Letters*[M]. Tokyo: Synapse Edition, 2006.
- [19]STRAUSS D. *The Culture and Science of a Boston Brahmin*[M].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1.

[20]YOUNGS T. *Travel Writing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Filling the Blank Spaces*[M]. London and New York: Anthem Press, 2016.

[21]バジルチェンバレンホール. 日本事物誌[M]. 高梨健吉, 译. 东京: 平凡社, 1969: 11.

[22]佐伯彰一. アメリカ人の日本論[M]. 川西進, 译. 东京: 出版社, 1975.

### 三、期刊论文

[1]CAMPBELL M B. *Travel Writing and Its Theory*[C]. Tim Youngs, Peter Hulme.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Travel Writing*.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261-278.

[2]ELLWOOD R S. *Percival Lowell's Journey to the East*[J]. *The Sewanee Review*, 1970, 78(2): 285-309.

[3]ERTL J J. *Rediscovering Noto: The Legacy of Percival Lowell's Journey to an Unexplored Corner of Japan*[J]. *The Journal of Kanazawa Gakuin University*, 2007, Humanities, the Arts and Sociology(5): 5-20.

[4]Hyung Il Pai. *Visualizing Seoul's Landscapes: Percival Lowell and the Cultural Biography of Ethnographic Images*[J]. *The Journal of Korean Studies*, 2016, 21(2): 355-384.

[5]KATZ M. *Amy Lowell and the Orient*[J]. *Comparative Literature Studies*, 1981, 18(2): 124-140.

[6]LOWELL P. *Augustus Lowell*[J]. *Proceeding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 1902, 37(23): 635-654.

[7]STRAUSS D. *The "Far East" in the American Mind, 1883-1894: Percival Lowell's Decisive Impact*[J]. *The Journal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1993, 2(3): 217-241.

[8]涌井隆. パーシヴァル・ローエルは日本人と火星人をどう見たか[C].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際言語文化研究科. 国際シンポジウム「異文化としての日本」記念論文集. Nagoya, Japan: 名古屋大学大学院国際言語文化研究科, 2009: 53-62.

[9]佐藤利男. 米人パーシヴァル・ローエルの神宮参拝[J]. 『瑞垣』, 1975, 107: 76-77.

[10]小泉凡. パーシヴァル・ローエルの新書簡に関する考察[J]. 島根女子短期大学紀要, 2000, 38: 51-61.

[11]横尾広光. パーシバル・ローエルと日本文化論[J]. 杏林大学医学部教養課程研究報告, 1977, 4: 67-87.

[12]村上昌己. 2004年穴水・ローエル会議(報告)[EB/OL]. (2004-10)[2025-03-01]. [https://www.kwasan.kyoto-u.ac.jp/~cmo/cmomn4/LC\\_Report.htm](https://www.kwasan.kyoto-u.ac.jp/~cmo/cmomn4/LC_Report.htm).

## 附录：洛威尔年谱（略）

年份	年龄	相关经历
1855 年		3 月 13 日，在波士顿特伦蒙街 131 号出生，父亲是奥古斯塔斯·洛威尔（Augustus Lowell），母亲是凯瑟琳·比奇洛（Katharine Bigelow）。
1864 年	9 岁	全家因母亲健康问题赴欧旅居疗养，期间洛威尔就读于法国寄宿学校，学会了法语；并亲历普奥战争（Seven Weeks' War）。
1866 年	11 岁	洛威尔返美，在波士顿接受古典教育，为大学做预科学习准备。
1872 年	17 岁	进入哈佛大学读书，主修数学等科目。
1876 年	21 岁	从哈佛大学毕业并发表题为“星云假说”的演讲；毕业后与大学好友哈考特·阿莫里（Harcourt Amory）环欧洲大陆旅行一年，足迹远至土耳其、巴勒斯坦甚至叙利亚。
1877 年—1883 年	22 岁—28 岁	期间在祖父的信托公司工作，并管理一家棉纺厂；洛威尔开始对东方文化产生兴趣。

1883 年	28 岁	<p>春季，初次访日，在东京租房居住并学习日语。</p> <p>7 月，与特里教授（Professor Terry）一同在日本境内旅行。</p> <p>8 月，担任朝鲜赴美外交使团的秘书与顾问。</p> <p>9 月 2 日，在旧金山登陆，随后抵达纽约，受到亚瑟总统（President Arthur）接见，在美共停留 6 周。</p> <p>11 月，抵达日本。</p> <p>12 月，抵达首尔，随行的有翻译宫冈恒次郎，作为国宾逗留朝鲜并记录冬季见闻。</p>
1884 年	29 岁	<p>2 月，从朝鲜返回日本。</p> <p>仲夏，从日本出发，经由上海、香港、新加坡、爪哇与欧洲回国。</p> <p>秋季，抵达波士顿。</p>
1885 年	30 岁	<p>完成第一本书《朝鲜：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初稿，记录了他在朝鲜逗留期间的所见所闻。</p>
1886 年	31 岁	<p>《朝鲜：这里的黎明静悄悄》出版。</p> <p>11 月，在大西洋月刊发表名为《一场朝鲜政变》的评论文章。</p>
1887 年	32 岁	<p>购买了一匹马，开始接触马球运动并作为队长四处比赛。</p>
1888 年	33 岁	<p>《远东之魂》出版。</p>
1889 年	34 岁	<p>1 月 8 日，第二次抵达日本，在张伯伦（Chamberlain）和松岛（Masujim）的安排下，洛威尔在英吉利法律学校讲学，以便应付当局对外国人的严苛检查。</p> <p>5 月初，前往能登地区旅行。</p> <p>6 月，回国，应邀出席哈佛大学毕业典礼并朗诵其名为《樱花之吻》的诗歌。</p>

1890年—1891年	35岁—36岁	管理商业事宜、写诗、办剧院、组织戴德姆俱乐部、打马球比赛。
1890年	35岁	年初，在大西洋月刊发表一系列关于能登的评论文章。 1月底，与好友拉尔夫·柯蒂斯（Ralph Curtis）前往西班牙塞维利亚旅行。 6月，由欧返美，在戴德姆度过夏天。 11月，在大西洋月刊发表名为《日本改革家的命运》的文章。
1891年	36岁	4月1日，第三次抵达日本。 5月，与在松江的小泉八云（Lafcadio Hearn）开始交流。 6月23日，在日本亚洲学会年会发表名为《日语与缅甸语之比较》的论文。 暑期，和朋友乔治·阿加西（George R. Agassiz）进行岛内旅行。 8月6日，攀登御岳山，在东京神道教“管长”芳村正乘的安排下，洛威尔开始系统观摩并记录神道教神秘的仪式。 《能登》出版。 秋季，离开日本。
1892年	37岁	当选美国艺术与科学院院士。 12月，返回日本横滨，并携带了一个六英寸的望远镜。
1893年	38岁	3月，在日本亚洲协会发表了关于神道教的第一篇论文。 参拜伊势神宫。 秋季，永远告别日本，返回美国。 受法国天文学家弗拉马利翁《火星》启发，洛威尔将兴趣转向天文学研究。
1894年	39岁	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弗拉格斯塔夫建立洛威尔天文台，开始系统观测火星。

1895 年	40 岁	《神秘的日本》出版。 12 月，《火星》出版。
1897 年	42 岁	精神崩溃，随后赴纽约疗养。
1904 年	49 岁	获得朱尔斯·詹森奖（the Prix Jules Janssen）。
1906 年	51 岁	《火星及其运河》出版。
1907 年	52 岁	4 月 9 日，发现小行星 793 亚利桑那（Arizona）。
1908—1916	53 岁—61 岁	专注于 X 行星（海王星外侧的未知行星）的研究。
1908 年	53 岁	与康斯坦丝·萨维奇·基思（Constance Savage Keith）结婚。 《火星，生命的居所》出版。
1910 年	55 岁	春季，与夫人前往巴黎和伦敦的皇家天文学会发表演讲。
1916 年	61 岁	11 月 12 日，因中风在弗拉格斯塔夫去世。

## 致谢

写到这里，千头万绪汇成道道感谢。

感谢我的导师牟学苑教授与任课老师们这三年对我课业上的指导，也由衷感谢中期、预答辩的诸位老师给予本篇论文的宝贵建议。其中，最庄重的敬意与谢意要献给我的导师——牟老师。无论是论文选题、框架思路，亦或是文献搜集与写作的方法，他都给予了我莫大的帮助与启发。使我最难忘的是牟老师在出差舟车劳顿后深夜仍为我逐句地修改论文。我读着文章旁细密如针脚的叮嘱与建议，感到深深的触动。都说“师父领进门，修行在个人”，未来是否继续深造暂按下不表，但牟老师的言传身教使我获益匪浅。这三年来，跟随着老师的指导，我笨拙地迈着“跬步”，一点一滴的感悟倒也装满了小书包，老师勤奋、扎实和严谨的学术态度永远是催我上进的一面旗帜。

感谢永远在背后给予我坚定支持与温暖鼓励的父母家人，虽相隔八千里，横亘着时差，但家人的爱是宝藏，海风终也度过了玉门关，拂向了天山山脉，赋予了我笃定前行的力量。同时也很感谢师门的姐妹们、室友、同学以及好朋友们，为我这三年时光留下了许多珍贵瞬间与回忆，感恩我们对彼此的陪伴与鼓励。

感恩遇见珀西瓦尔·洛威尔，他与我的生日仅相隔两天，这是一种很奇妙的缘分。从未如此细心了解一个人，我常为与他的文字产生共鸣而惊喜，仿佛认识了一位特别的知己、兄长。每次翻读他的家书我都能感受到一种昂扬的力量，启发我产生一些新的感悟和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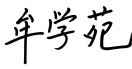
在新疆读研的日子里，我领略了祖国边疆的大好河山，欣赏过伊犁草原的如画，亦喟叹于喀喇昆仑的巍峨。值得庆幸的是，欲买桂花同载酒，蓦然回首，仍是少年游。三年的“西域取经”的经历为我拓宽了视野与认知，处世之学也有所长益，是人生的宝贵财富。它会像库尔德宁草尖氤氲的露珠，在每一个阳光灿烂的午后闪耀，指引着我勇敢地向前探索，继续书写自己新的故事。

## 作者简介

王铭潞，生于 1999 年 3 月，山东威海人。2021 年毕业于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汉语言文学专业，获得学士学位。2022 年 9 月始就读于石河子大学文学艺术学院中国语言文学系，专业为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 石河子大学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

### 导师评阅表

研究生姓名	王铭潞	学制	3年
专业	中国语言文学	研究方向	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
<p>学术评语:</p> <p style="text-indent: 2em;">该论文以珀西瓦尔·洛威尔游记中的日本书写为研究对象，国内对洛威尔游记的研究较为匮乏，该选题有一定新意。该生对于洛威尔的游记作品非常熟悉，并在阅读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对洛威尔游记中的日本书写内容进行了细致梳理，并能从发生学的视角出发，结合查阅的洛威尔相关文献信息提出自己的观点，立论合理，论述比较充分，合乎学理。在洛威尔游记叙事特点等问题的论证上还较为粗浅，仍有进步空间，该生已在导师指导下进行了修改，可在后续研究中继续深化。该生对于本学科的基础理论和专业知识有了一定的了解和掌握，已初步具备了独立进行学术研究的能力。论文符合学术规范，能够达到硕士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标准。</p> <div style="text-align: right; margin-top: 20px;">                 指导教师签字:                   2025年5月20日             </div>			